朝野輯要

七

宣祖朝上

3487
4651
v.7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朝野輯要卷之十二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弘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聖睿達孝

大王諱 初諱 德興大院君第三男河東府夫人鄭氏以嘉靖壬子十一

月十一日誕生于仁達坊大院君私邸封河城君隆慶丁卯七月三日以 明廟遺教

即位于景福宮萬曆庚寅上 尊號正倫立極盛德弘烈甲辰加上至誠大義

格天熙運萬曆戊申二月一日昇遐于皇華坊離宮 慶運宮 在位四十一年壽五

十七 皇朝賜謚 昭敬 肅廟丙辰定世室 誕十四男十一女 穆陵楊州

健元陵第二岡壬坐 初在健元陵東岡原牧沈命世疏言地不吉有水氣及

啓陵亦無水氣衆議齊憤遂移葬于第五岡

妃章聖徽烈貞憲懿仁王后朴氏籍羅州潘城府院君應順女嘉靖乙卯四月十

東279781

五日誕降隆慶乙巳封王妃萬曆庚寅上 尊號 章聖庚子六月二十七日昇遐
于皇華坊離宮壽四十六甲辰追上尊号 徽烈 穆陵初号裕陵 大王陵左岡壬坐
繼妃昭聖貞懿明烈光淑莊定仁穆王后金氏籍延安領敦寧延興府院君
悌男女萬曆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誕降于盤松坊私第壬寅封王妃行嘉禮于太平
館甲戌上 尊号昭聖光海庚戌加上 貞懿 仁祖甲子加上 明烈崇禎壬
申六月二十八日昇遐于仁慶宮壽四十九誕一男一女 穆陵 大王陵左甲坐

男永昌大君 謚昭愍

廢主光海君

元宗大王 初封定遠君

義安君珹 備慶宮仁嬪金氏出

臨海君珒 恭嬪金氏出 光海逼殺

順和君琄 順嬪金氏出

信城君珝 備慶宮仁嬪金氏出

慶昌君珘 貞嬪洪氏出

仁城君珙 靜嬪閔氏出 仁祖戊辰賜死復官

慶平君玏 溫嬪韓氏出

義昌君珖 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寧城君 溫嬪韓氏出

興安君瑅 溫嬪韓氏出适變附賊縊殺

仁興君瑛 靜嬪閔氏出

女

貞明公主 永安尉洪柱元

貞愼翁主 儲慶仁嬪金氏出達城尉徐景霌

貞惠翁主 仁嬪金氏出海崇尉尹新之

貞淑翁主 仁嬪金氏出東陽尉申翊聖

貞仁翁主 靜嬪閔氏出唐原尉洪友敬

貞安翁主 仁嬪金氏出錦陽尉朴瀰

貞徽翁主 仁嬪金氏出全昌尉柳廷亮

貞 翁主 靜嬪閔氏出吉城尉權大任

貞正翁主 貞嬪洪氏出晉安尉柳頊

貞謹翁主 靜嬪閔氏出一善尉金克鑌戊辰獄死

貞善翁主 溫嬪韓氏出吉昌尉權大恒

丁卯七月三日 上卽位于景福宮先是 明廟教諸王孫于宮中一日使着翼善
冠曰欲知汝頭大小也諸君以此着之 宣廟年最少兩手奉冠還置御前叩頭曰此非
常人所可着 明廟驚異曰然當以此冠給汝因問君與父孰重令書以對卽曰君
親雖曰不動忠孝元無二致明廟大悅之遂定傳授之意乙丑 明廟不豫儲嗣未
定中外遑遑閔箕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公何無社稷憂也李相大悟入請
繼嗣 天語不可辨 仁順王后曰順懷卒後 上見德興第三子嘆曰真人已出哉
子宜死 浚慶曰 天意在此遂扈衛于 宣廟潛邸 明廟不知也疾間崩逝
李公頓首曰 玉候不豫臣不得不為宗社計 玉色不悅曰予豈至於死而大
臣類為此事歟閔公自袖中出太學衍義定国本進曰大臣謀国豈顧身計若
見此書聖主自當知之 明廟諦觀色康曰首相可謂社稷臣矣仍命講衍義賜

閔公翁裒別擇師傅教之丁卯　明廟疾猝重六月二十八日夜三更　中殿召李浚慶
沈通源等與承史入寢殿　上已不能言　浚慶大聲曰臣等來　上不應乃啓
于　王妃妃答曰乙丑曾得　上旨當以德興第三子爲嗣浚慶召注書尹卓然
即簾前書之卓然書第三之三以叅於是二人拜曰社稷之計定矣二人出左相
李蓂亦會賓廳是曉　明廟昇遐右相沈通源　仁順王后之叔父也以藥房
提調在闕中恐有異議密使鎖其門定策禁中使都承旨李陽元同副
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將士迎　上于德興第黃大受執陽元帶曰
何不言迎某君耶陽元曰已定之事不須問大受曰雖已定不可草草乃問大臣大臣曰
河城君也大受書于紙舉而示袖出至闕門無馬陽元欲步進大受曰雖倉卒不可
失儀乃得馬從至邸則侍衛未集雜人攔入陽元不明言迎某君只呼

上舅鄭昌瑞通謁而已大受曰古人有褰簾然後乃拜者宮中有王孫之人
豈可不明言乎陽元不從問昌瑞曰何君裝束昌瑞曰河城君也大受復力言
當先見 天顔陽元等乃請見時雜人言危從者當録功紛集記名以授宮奴
宮奴授大受曰嗣子命藏之大受不受曰嗣子今日豈有命耶李斯文至剛後至
呼曰小人亦來矣大受曰開国承家小人勿用姑退人多快之宮奴乃授素立素立
受之陽元等皆服黑衣侍衛皆服吉 上方遣河東府夫人表白衣烏帽乘
肩輿入哭臨于 大行遂即位素立以録名紙至政院人多識之素立謬
曰吾以為扇封耳後臺啓劾罷陽元焚其録名石潭日記曰陽元不言迎某
君之意謀身計密矣此時人心危疑倘人奸人陰至他王孫意外生変則迎
河城者能免誅乎聖主初無四境表者而至於嗣子着白衣侍衛之臣皆

服吉何也彼其之子平日呼唱自謂不後於人及其倉卒顛倒失措尙何足云此時
嗣位總定人情大安者是李浚慶鎭物之功也語溪記聞曰東皐旣受顧命
出坐賓廳令兵曹整部伍禮曹修迎立儀都承旨李陽元請召三司參預東
皐厲色曰我以首相親承遺教君召三司將欲何爲李惶恐失措 宣廟卽祚有
欲罪陽元者東皐折之曰李公只欲敬愼大事而已豈有他意議遂沮李公終
不自安求出安東府使 宣廟不以爲嫌竟至大用
李浚慶廣州人号東皐字原吉遁村集後官至領相賜几杖選淸白諡忠定
配享 宣廟公就學于灘叟李延慶得聞靜庵經綸自知負重名爲金慕
齋鄭文翼所重 中宗丙戌生員李宗翼疏請放己卯竄人時宰囑臺欲殺
之公參判李思白言不可罪 嘗玉堂夜對言安處謙獄被謫者宜釋之忤安

老坐遞　仁廟之時公以建儲之言忤於芑百齡等黜爲西伯　明宗庚戌爲陳復
昌所搆謫報恩　明宗乙丑與閔公箕贊建儲丁卯定策退溪啓曰李公當危
疑際不勞聲色措国勢於泰山之安　公爲領相都堂弘錄圈點時以筆抹其子
德悅名曰吾子之不合玉堂吾知之詳矣石潭日記曰白仁傑請雪乙巳冤公誘以不
敢輕議其荒甚矣又曰浚慶無經濟才因循架漏士林短之奇大升尤發侵語
浚慶御之與士類不合創論朋黨之事卒之誤君上以裒拜之言遂失令名惜
哉定齋集曰浚慶誠賢相功在社稷顧其驕亢不喜儒至作李滉爲山禽野
獸其識見如此其遺跡則意在打破朋黨而適啓人主疑士類之心新經乙巳己卯
禍閱者寒心李珥之疏豈得已也　李潤慶字重吉号崇德齋官判書謚正憲
嘗疑李芑出爲星州士民心服有雲間李使君之謠公之子仲悅與李煇私語犯

時忌乙巳禍作中悅欲以輝言告變自明禀于公公曰身雖死可惜朋友豈可
背乎中悅告于浚慶浚慶曰不可為朋友自就生地中悅乃告于朝亦不免死公為
完尹乙卯倭寇浚慶為都巡使逼遛駐錦城貽書公曰賊鋒甚銳願兄勿進
公答曰受国厚恩宜以死報遂赴靈巖得捷獎諭陞秩人皆知弟者於兄
及判兵朝野喜得人 上以西為重命公出鎮公久病羸悴卒于公館
閔箕字景悅号觀物齋官議政謚文景己卯之後人皆以學為崇莫肯
從從事公慨然携書棲山沉潛理會六七年就質慕齋慕齋嘆曰
閔公非世儒所及學韓愈志者也乙巳之禍遭艱居外而免洪男之獄為同事郎
陞堂心傷寃且愧其陞而不敢言丁卯入相戊辰經筵極其獄寃 上嘉納之元衡
擅權公以吏參極論放逐大奸朝野清明及 上疾篤公以太學衍義定国本

一篇袖呈首相李浚慶賛定大策　宣廟首擢公入相　石潭日記曰閔箕
雖為特論所推許貪財好色而外若扶植善類內實傾瞻不知者皆以為相稱之
許曄以學行指箕未知何事歟南溪集曰閔箕清修好善殆　明廟朝賢相
也花潭每稱其賢退溪狀其行稱道東皐相之所讓功也石潭論貶太過世
稱閔家與尚休庵家對門二婦相失有此詿誤豈或然歟
上即位時年十六動遵禮法不與宦侍接言　上之乳母乘屋轎入謁　上叱
曰汝豈乘轎耶命黜之乳母步還〇初定垂簾儀　上坐于簾內大憲洪暹
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今者　慈殿在內　殿下宜出坐簾外從之　仁順王后向
垂簾久近大諫白仁傑曰嗣君不至幼冲　女主不可以久聽政　仁順不悅未幾撤
簾

命釋乙巳謫人之存者如盧守愼金宇顒柳希春不次擢用還給宋麟
壽等職牒金明胤削出○贈趙光祖李彥迪權撥議政追削南袞官爵戊
辰二月日有靑暈白氣如虹貫日 仁順王大妃還政于 上命撤簾曰女主爲政大
本未立日變由未亡人之聽政也 命薦遺逸京監尹鉉以成渾應命○己巳追
尊德興君爲大院君鄭氏奉河東府夫人子孫襲爵依大君例四代後世襲都正
四時祭牲自官給○後至丙午領相柳永慶諷金[illegible]者疏請崇奉希望之徒爭相
附會白沙李恒福曰此事在上行之者哀安桓灵在下非之者周張程邵也事遂寢
大院君即 中廟昌嬪安氏出也嬪父安坦大寒微人也性淳謹自嬪入宮愈益謹
恭及嬪生子遂杜門不出 宣廟入承大統安公處地尤尊而身不着紬緞 宣廟
欲賜貂裘安曰我賤人也着貂裘死罪違君命亦死罪寧安分而死 宣廟賀其

意不可奪命家人穪兒狗皮進之安老病失明以手撫曰尙有狗有別種耶何其
毛柔細也 宣廟未嘗加一官蓋不敢私也廸順副尉告身在原從例得也至
孝廟追贈右議政
贊成李滉承召入京上封累千言又進聖學十圖未幾以老病乞退 上向所
欲對曰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朝戊午甲子 中廟己卯賢君皆被大禍
明廟幼冲權奸得志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旣往言之欲爲將來計也 上曰無
可薦者乎曰李浚慶柱石之臣奇大升理學之通儒也○石潭日記曰李浚慶
居首相不能引君當道驕亢自高沮格儒者之議奇大升才豪氣廣自許太高
若得君則執拗之病將以誤國矣以李文純之賢所薦如此豈不難哉
李滉眞寶人字景浩号退溪生員埴之子 中宗甲午科 官贊成 宣廟庚午卒

辛年七十贈領相謚文純光海庚戌從祀 文廟先生少時赴舉在道詣店歇僮僕取人田中青豆打飯以進先生麾之不食此雖微事可見志操 明廟乙巳拜司僕正李芑等排陷士流先生亦削奪而已芑復請叙盖芑之侄元錄素敬先生力言不可害也辛亥薦拜大成未幾謝病歸左相尚震啓李某持身清簡宜徵之知經筵趙士秀啓某之爲人可扶頹俗 上手札諭曰予雖無周文德御豈好富春之節云云○先生歸禮安築室退溪之上後更卜陶山之下爲終老計綸命累降堅卧不起 明廟以招賢不至歎爲題命近臣賦之又命礪山君宋寅使圖陶山又書先生陶山記及詩篇作屛簇以進丙寅特陞判書典文衡又固辭還 宣廟即位以禮判招至先生自度不堪大事又見世衰難以有爲遂徑歸 明廟山陵已迫不會葬而歸人皆疑其去就先生曰 考亭以煥章待制不待孝宗葬靷而歸義所當去

不得不甭陞拜貳相促召者四懇辭遞付中樞又辭不獲入京日走卒擧手曰退溪至
矣 上亦不名呼以判府事疏陳六條重繼統杜讒間親聖學明道術推腹心誠
修省 上御筆寫之拜吏判 明廟當祔廟先生欲於其時正 太祖東向之位昭穆南
北之序大臣禮官皆以爲不可先生上劄乞退出宿東湖士夫有識者無不掩泣先
生寢疾謂子寯曰毋用禮葬陳疏固辭且勿建碑只題小石曰退陶晩隱眞誠
李公之墓足矣自銘曰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晩何叨爵學求愈邈爵辭
愈嬰進行之路退藏之貞婆娑初服脫落衆訕我懷伊阻我佩誰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寧知來世不獲今兮憂中有樂樂中有憂乘化歸盡復何求兮所著有續伊洛淵源朱書節要
經書證議啓蒙傳疑理學通錄及本傳行于世安東禮安皆立書院〇癸酉請謚
上以無行狀不許衆咨以承旨啓曰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靳褒崇四方疑 殿下無

好賢之誠其害豈淺哉○南溪集曰愼齋赴召余往拜語間曰癸亥余爲扶餘倅
睦公長欽爲石城守睦曰君西人之論以吾退溪爲如何余曰吾輩所尊無如栗谷
栗谷在石潭議立朱子祠以靜庵退陶配之此可知輩論矣睦聽訖欣幸有若以退
溪爲自己私人可笑余曰退溪豈有未洽於公論者曰非也昔在　中廟論鳳城時退溪
爲館職弘文館劄中列名以進人或以此爲毁但其時退溪年少未學恐或有此而
何可的知也且曺南冥最輕退溪見退溪論學文曰景洪之文今頗精鍊其輕之如此
沙溪語錄曰嘗倡與乙巳事退晦俱有過先生獨晦齋何也栗谷曰退溪之失在
於年少時晦齋之失旣老而有此失也　遲川集曰大臣言及李珥成渾從祀事
聖旨有曰李珥固賢者但有數件疵累以李貴所達表章之說而爲敎臣等曰聞
閭閻果有此說乃所以謗李滉至於李珥未聞如此謗也韓必遠曰此乃仁弘搆

陷李滉之地而李貴錯舉其師之名以開今日之鬧端不幸甚焉袁童之說本爲無理不過齊東野人之說孰有致疑於大賢哉 仁弘輩鑄張誣陷之禀如此 栗谷集曰近觀靜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說靜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靜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石潭日記曰白仁傑與栗谷論趙先祖李滉優劣珥曰論姿質則靜庵絶勝論造詣則退溪爲優仁傑掉頭曰退溪安敢靜庵乎其後仁傑謂珥有輕乖之病矣栗谷曰諸生泛稱五賢從祀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頗有出處之可疑焉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表出從事夫誰曰不可哉 踈齋集曰辛酉通信使還言倭人有木楨幹爲好學評論古今人我朝則退溪爲首云蓋似購見文集於譯官矣外夷之國有如此人可奇

奇大升字彦明號高峯 服齋侄 明廟戊午科官大諫 謚文憲 光州院○明
廟朝入翰苑忤李樑削出樑敗始叙公與退溪論卞義理初相支梧晩年退溪多
從公言 宣廟庚子論削乙巳僞勳 公曰 先王已定不可削 公論不偉之上亦待以
尋常公失意南歸士流出餞座客有向士夫立朝有可終身行之者幾勢死三
字足以盡 蓋謂先害其幾知時識勢守死善道也行至古阜卒○公少時曺
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時事公每以植非儒者兩不相許○石潭日記曰彦明
氣槩豪俊談論能伏一座人其學只務宏肆而已無存操踐履之工且有好勝之
病悅人順已識者不取其爲大成也俯薄諸生之供以食無求飽爲題使作箴諸生
多不就館又以乙巳勳非僞不能忘棄官而去大升雖非宏才英特過人與退溪
論辨四端七情之同異論議發越學者是之客於崔永慶座上昂大升所親曰

斯文不幸斯人遽歿永慶變色回彥明以乙巳羣奸爲有功以南冥爲搆亂朝廷以此
偏見若得設施必害於政斯人之死豈足爲斯文之不幸乎永慶之言雖過而識者
或不深非云

庚午兵叅白仁傑疏請雪乙巳冤枉之人三司同發六月丁未己酉罪人并伸雪李芑鄭
彥慤削奪八月鄭順明林百齡削奪請削僞勲伸雪二柳不允始至九月命柳
瓘柳仁淑只雪叛逆之名基臺諫時閤七朔竟不得削勲至 恭懿殿大漸時始
削勲 詳見明宗乙巳禍下

癸酉命薦卓行之士以李之菡崔永慶鄭仁弘趙穆金千鎰皆拜六品官又
以成渾李恒林薰韓脩南彥經皆拜三品職

李之菡字馨伯号土亭築土爲亭仍自号牧隱後孫也 宣廟朝薦拜

抱川末文章歸後爲牙山倅○公少孤贅毛山倅家出而還乞其袍家人問之
曰見丐兒覓分三兒矣一日謂其兄曰我觀婦門無福氣不去禍將及遂挈
妻子而去翌年毛山家禍作得免毛山守　明廟己酉李洪男誣獄辭連死
公於經傳子集無不貫穿下筆爲文詞如湧泉入試場或不製或不呈人問其故曰
我自樂此耳赤手營生業數年內積穀數萬入海島種匏剖而爲瓢鬻數千石
散之貧民妻子每有飢色國內山川無遠不到或浹旬不火食或盛夏不飲水往往爲
駭人異俗之舉布衣草鞋負稽而行或傲遊士夫家傍若無人乘一葉舟四隅繫大
瓢三入濟州無風波患行爲鐵冠脫而炊飯洗而冠之有詩曰萬里行裝雙脚健
百年身世一瓢輕嘗誨余子家女色曰此而不嚴餘無足觀入濟州州官聞其名
擇美妓薦枕指倉穀曰汝若得幸於李當賞一庫妓心欲亂之乘夜納媚竟不

汚土亭有遯世高標退溪高其風而與之友稍以性理之說開之故不流於異端嘗
為先塋爲海濤浸近欲造山塡港貴財巨萬皆僂行四方轉販所致山幾成而毀
此老抱才不用欲試其幹力爲此精衛之計也公嘗與其友人發艇麻浦出大洋泊一島
嶂巒擁雲公謂友人曰我入山必須當還遂登崖而去友人潛隨之路入脩林有壁立
可數十丈美女四五人徘徊顧望公躍而飛上美女起迎歡笑友人回卧舟中俄而公来
友人問去處但微笑而已遂返棹而歸其祖父母葬也相山者云當出兩相而季子不
吉其兄欲不用公強之自當其災果有山海山甫為名臣公以縣監卒四子皆無壽
夭死嘗於栗谷座間名士皆會公曰聖賢所為頗作後弊栗谷曰有何奇談常
類老丈作一書院以配莊子公笑曰孔子稱疾孺悲孟子稱疾不就齊王之召後世之
士多以無疾為有疾夫稱疾乃人家臭奴之所為而為士者乃托於孔孟豈非弊也

時栗谷以大諫謝疾一座大笑又曰去年妖星乃瑞星也栗谷曰何也公曰自星現之後上下恐懼人心稍變豈非瑞乎公謂諸名士曰當今國事有一奇策可救座客請問公曰今世必不用何以言為請問甚切乃曰留叔獻則雖未有大為必不至於亡此奇策一座皆笑鰲伯又責栗谷君何忍退譬如親病重者為人子者進藥而病親怒擲則豈可退乎將涕泣懇勸愈怒而愈進乎栗谷曰譬則切矣若如吾丈言則人臣寧有可去乎義乎○金繼輝問栗谷曰鰲伯人或比於諸葛亮何如栗谷曰土亭非適用之才豈可比諸葛比之物則是奇花異草珍禽怪石非布帛菽粟也公聞之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橡栗之類豈全無用處乎○公哀流民為作巨室館之誨以手業各周其衣食無能者使作蒿鞋十對一日之工無不辦手未間有苦而逃者可見民生困惰而飢也菖泉雜記曰有人

問士亭曰公伯氏室迫坐草期果弄璋乎公曰昨得一男是一国之大人也問何
以知之曰聞啼聲而知之其男即鵝溪也尹上舍浚能詩公兄之著極口賛之公
曰此終人之詩兄何果讃己酉之禍果肆於市公夫人六十三歲生男亦名山輝能知
音一日有人来乞真玄於公公彈琴山輝持墨而出一日又彈琴志在魯仲連山輝曰
大人老作仲連乎公在牙山遘厲嘔血手擊銅匜令山輝聽之跪曰聲和大人必平安
出門外搥音公果不起

趙穆字士敬号月川退溪門人官叅判性執無才又有簠簋之誚嘗拜陝川問去
就西厓西厓答曰人之去就如食之寒煖人自知之月川怒遂成隙及西厓之放
帰也以書逆之曰宣臨二字還送云云附于李山海盖爲作西厓也卒賴山海力
配享陶山書院

右相盧守愼白 上曰戶判必有心計年未老者委任可也 上曰年少人有欲
爲戶判者乎守愼慚而退副學許曄曰內帑之則當以有司掌其出入周禮
如此 上曰今日朝廷欲行周禮乎 上厭聞儒者之言凡言建白皆不納左相朴淳嘆
曰 上心牢不可回吾等食祿而已李叔獻復何憂乎時李珥辭病退去故淳如此
言○特旨拜沈義謙大憲正言鄭澈繼白特旨不當用於外戚 上嚴敎曰只在
人之賢否外戚何尤澈憤大怛退往義謙家謝曰非毁公也只言用人事體耳
識者鄙之○領相權轍辭疾李鐸爲領相
李鐸字善鳴號藥峯領相謚景肅○公始生無殼母夫人顧視之乃一龍
也軀體蜿蜒昏昏眈睡覆衾俟之俄有帰殼開見即見兒也○公嘗其具聃壽
効李芑又元衡奴爲民害者杖殺之公嘗朝京到一館人曰此舍有妖公強宿之

妖說遂息○子海壽

甲戌 上頗有微恙羣臣每進戒色之言 上厭聞之修撰成洛盛言修心養氣可以醫病 上戲問曰如此則長生乎洛對曰然後日李珥白上曰上下皆失言矣長生無理之事也洛曰臣其時誤聞天語以爲長壽耳○朴永俊爲吏判承候風旨無所樹立安自裕語人曰朴吏曹乃他奴也問其故不能自用心以他人心爲心非奴而何副學柳希春進白脾胃所忌食物李珥進曰治病非但藥餌食物必須治心養氣古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治心是要規珥退語人曰柳副學所奏乃楊禮壽之任也楊即內醫也○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或云將用于佛兩司請勿納

上怒答曰昔梁武苦口索蜜不得不料再見於今也李珥率同僚辭職曰至以俟景比臣等不勝驚愕該司之物用之不正則雖該司爭之況言官乎凡五啓爭之

盖貴人金氏爲子祈福作佛事後慈壽宮尼以內命往金剛作佛事爲攸司所糾館
學上疏請廢淨業院 上優答之且曰萬壽非用於佛事遂以前納萬壽還下
該司李珥覲 上竟遂辭還歸○吳祥爲大憲石潭日記曰吳祥流俗中稍有
所守只是見識庸瑣循常保位而已○副學柳希春遞李滉弟子鄭惟一鄭
琢金就礪而已石潭日記曰惟一無檢琢昏弱無執礪諂佞服勞以此三人名曰弟
子其爲弟子不亦冤乎柳希春只讀古書見識如此可嘆也礪城君宋寅見李
珥曰 上命卜相誰負相望珥曰必前相爲之指洪暹朴淳也寅曰前相若遞誰可
代者珥曰必以職次爲之寅曰季眞李後白字曾有相望今何寥寥珥曰季眞子膺
盧禛字稍有士望重晦雖無相望勝於季眞寅曰三人作相有相業否珥曰季
眞狹窄子膺遲鈍重晦滑稽皆不能有爲但不害士林沈義謙問曰姜尚之

姜士尚字無乃先作相耶珥笑曰尚之循嘿無是非眞當今政丞也厥後李浚白盧禛
相繼而卒金繼輝見忤士流姜士尚果作相
姜士尚字尚之立朝三十年不肯出一言論事每對人以手捫鼻而已鄭深源謂其
叔澈曰叔父何用苦爭不事捫鼻宰相而活我窮族乎聞者齒冷子緒紳孫弘立
○乙亥春正月二日 仁順大妃昇遐初違豫時有侍女引妖巫入禁中專以祈禳爲事
傳靡藥珥以至大故而其妖巫是士人女宗室克卿妻也三司請治 上曰究其實
不至如人言屢啓乃鞫治之名臣錄曰 仁順之喪 上敎以后嘗臨朝聽政有羣
臣爲服三年之議大諫金繼輝謂大憂柳希春曰此事誤定後爭之甚難即合
司伏閤論后喪自有定禮其議遂寢 仁順卒哭後變服禮官定爲烏帽黑
帶持平閔純上疏請遵宋寧宗白帽三年之制領相權轍領府事洪暹以

為五禮儀玄冠烏帶不可變大諫金繼輝副學李珥力言當從白衣冠制大
憲柳希春曰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繼輝曰親喪貴賤一也所謂不同出何傳
記希春曰權徳輿之言繼輝曰公讀萬卷書乃欲從權徳輿之言耶 希春無語
上心堅欲從古禮竟行白衣冠之議 石潭日記曰洪暹聞變五禮儀歎息泣下曰不
圖今日變更祖宗之典也時賛成閔洪曇曰李珥窺純必拜貳相盖以純上意而
珥力賛其議故憤疾而言也卒哭後常服則白衣白帶載五禮儀而 仁廟之喪李
芑輩變白笠而黑笠其時洪暹亦下淚耶變祖宗法而從悖禮則有異害變
祖宗法而從古禮則無害耶俗士之志吁亦異矣何至從悖禮泣下耶
洪暹字退之号忍齋領相彥弼子也官領相典文衡賜几杖年八十二卒公每公
退省覲即脫朝衣衣麁衣博帶恭執子弟之列出入傳語身自當之為副學

時承文正字李首慶特公事來禀於其父默齋公傳語甚詳蓋李心異之問
于闇者而知之候公之出伏而謝罪公曰吾家常禮何謝之有○中宗金表以說書
啓朴嬪福城被罪雖自取未必非待之失其道也 上曰甫言是也○乙酉以吏郎忤金
安老許沆構成獄杖流興陽到錦江時擧子闐於津頭有一士曰洪某乃士流杖流
流必小人亂政吾輩安用應擧乎公徐問其人乃林亨秀也晴窓軟談曰公少時
爲金安老所陷受刑也有人言于蘇贊成世讓曰惜夫退之至於斯也贊成曰此
人必前程豈遽死耶晨見課製哀灩澦堆詩結句曰清猿啼不盡送我上
危灘如此詩句可知人休咎云○明廟庚申以大提學掌試發策歷擧戚里宦
侍讒口交搆悉逐見任○宣廟以御筆拜右相乞致仕遂領樞賜几杖設宴
以榮之時公年七十大夫人年八十七領相宋軼之女以領相女領相妻領相母再

見此榮近古盛事也右相盧守愼作詩三從不出相門寧此事如今始見之大夫人享
年九十四公八十二福祿無疆也〇石潭日記曰舊臣如洪曇從兄暹及宋純金鎧皆
與曇合先用純爲大憲將攻士類適坐事遞乃用鎧鎧得罪曇不自安辭退
吏判如曇者爲友廉潔而其中剛偏自信見人以學問名者輒疑其僞從而
嫉之爲士論不與鬱鬱不得志朴淳謂李珥曰洪太虛字曇懷憤日久欲援銓長
以慰其心必喜而解憾矣珥曰數日之內必喜過數日欲肆己志被士類相持
則必還怒矣自古未聞畏人之怒而授之大柄也未久曇卒金鎧稍稱廉簡而
剛愎不喜道學之士必嫉之李滉既退鎧語人曰景浩此行所得不小繫留京城
手握一品告身而歸以爲鄉里榮豈不充然有得乎曾過全州與監司宋贊劇
論儒者之弊府尹盧禛退而脫紗帽投地曰着此紗帽終不免禍矣蓋畏鎧

時禍士林也後鎧於經席作士流持平鄭澈進曰金鎧熒惑天聰嫁禍士
林鎧面色如土先出三司啓請削鎧被劾出都門憂懣發月而卒
先是憲吏路遇宮奴僭服將執詣憲府宮奴擊憲吏憲吏使人捉來
則宮奴跳入王子寓舍憲吏踵門呼出首奴捉其奴時金貴人亦在王子寓舍
啓曰憲府托以禁亂作亂于王子寓舍 上大怒下憲吏禁府憲府辭職副
學李珥獨啓曰 殿下只聽婦寺之言不信執法之官王子寓舍下人素稱縱擅不
可不嚴飭也且侯氏一婦人也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
殿下患其不伸乎 上大怒荅曰爾何輕肆至此乎石潭遺事曰是時 上方
向善一朝遇憲吏事善端忽喪莫可匡救豈非命耶
丙子講官朴啓賢筵白成三問等之忠曰六臣傳是南孝溫所著願 上取覽

上乃取觀之驚憤 下教曰誣辱 先祖予將焚之且治偶語傳者之罪領相
洪暹極言六臣忠侍臣多有隨涙者 上乃感悟而止
丁丑冬十一月二十九日 恭懿王后昇遐大漸時 上白削乙巳勳告廟復尹任官爵
(互見明宗乙巳禍下) 恭懿成服時有司議以叔侄服請上行朞年喪領相權轍引宋高
宗服元祐皇后例定練杖朞朴淳以爲有繼體之義當服三年金繼輝亦
以明廟既後於仁廟今 上又後於 明廟爲人後者爲之子自當行三年喪
柳西厓以爲當從嫡孫父後爲祖母持重服爲是力爭乃允之先是 恭懿未
寧 明廟令政院考服制 退溪以爲在禮嫂叔無服自 上合無服奇高峯曰
仁廟君臨一國今 上有繼體之義豈援嫂叔之禮乎退溪曰倉卒失對吾
不免罪人蹤陳自失梧陰雜記曰此言朝廷皆知之故丁丑雖有一二異議定

為繼體之服上下無間高峯之精詣退溪之服義一国賴之其利博哉
是年八道癘疫大盛民間訛言毒疾神来下食穀雜飯以禳之都下喧傳備雜
穀者獲利又云當食牛肉灑血於門以禳之處處殺牛無数
上將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為禮不可祭于私廟　上大怒將鞫大臣力救乃止
時玉堂金孝顯也石潭日記曰　主上於大院君廟親行祭於禮無違玉堂何所
見而請止乎甚疑　主上祭大院廟若用君臨臣廟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
用子入父廟之禮則有妨於尊正統也此皆非稽古之說也禮有公朝禮家
人禮學宮禮爲公朝禮則以君爲尊故雖諸父行臣禮但親父不可臣也家人
禮則尊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孝惠於宮中坐齊王下是也學宮禮
則以師為尊雖天子有拜老之儀若孝明拜於桓榮是也況大院君誕　聖

躬儼使尚存 主上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廟用侄祭叔之禮有何不可俗儒徒知尊君抑臣之禮乃進無稽之論致主上幾有過舉可嘆也

嘗夜對語及神仙事 上問果有仙乎左右皆曰虛妄判書李浚民曰臣則見之矣 上亟問於何見之乎對曰今朝見判書元混於閤下平生好酒色年今九十顏貌不衰此真仙耳 上為之改容

庚辰時河原君薦譯官女有姿色命納宮中自是日色無光屢日 上親禱祭孝陵駕回時白虹貫日 下教求言後十餘日白虹又貫避殿減膳大臣請復正寢不允成渾聞之歎曰朴思庵亦隨俗為謏說之態耶○時女寵浸盛洪暹朴太立等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王德用所進女為表題後 上曰試題誰所出也當諫則諫豈存形迹如此乎太立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不

一其道有正諫諷諫皆出愛君 上曰卿言是矣然正諫可也○淑儀鄭氏卒
上不豫聞鄭卒驚動故也 上疾猝急時多內寵元氣頗傷朴淳兼內局詣
闕則疾已惟幾朴淳與盧守慎入侍 上執手曰病至此恐不獲誓言嗣子諸
子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慎等悲泣淳顧曰慎勿爾也乃進而徐譬之呼藥以
進遂得徐蘇○弘文館劄論不當以旁歧納女侍亦依舊例擇良家女且
後苑私有營造非事之宜 答曰爾等入後苑看審營繕處然後當有
批蓋營繕之說虛傳也 政院請勿令入審 上不聽而促召之兩司亦啓不
當迫臣子以所不敢爲之事再啓不允玉堂皆待罪 上曰誰倡爲此其速
直啓玉堂荅同以區區之心陳其所聞豈有獨倡爲乎 上教曰宮闈之事
予家之事非外人所預知此習一開後必有奸臣爲口實時有不可言之

弊欲竆語而今姑不聞人臣之進言不可不愼也石潭日記曰玉堂所論者潛
納女侍私營禁苑兩事也營造則固是虛傳也女侍之納豈虛傳乎自
上旣咈意而不以直告自下亦畏威而不竆其事含糊而遂止玉堂臣有愧於
王者多矣○先是李珥入侍曰伏聞玉音殊不通利不知何故而然也竊
有　殿下不樂聞戒色之言想必聖質寡欲聞人此等語以爲不曉而妄
言故也然無則加勉不宜厭聞　上曰人之語音自不同予語聲自是然何
疑之有珥曰臣忝侍　殿下久矣玉音琅然未嘗如是故臣敢獻議　上嘗因
旱命疏放右相盧守愼建白金汝孚金鎭李銛林復等禁錮可復敘用
以消寃氣　上從之三司請勿敘累啓乃允金汝孚金鎭李銛丙辰丁巳附尹
元衡攻擊金弘度金虬等將嫁禍士林者也林復則乙巳以後黨附權奸

將以言人爲保身計者也 石潭日記曰旱蝗固是寃氣之所致所謂寃無罪見枉之
謂也有罪被斥皆可爲寃則四凶之流放寬延亦當招寃代之災乎盧相以
收罪人爲應天之道可謂至無能矣 金誠一爲正言 上問曰予視前代
何方何主對曰可以爲堯舜可爲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
殿下天姿高明爲堯舜不難但有聖拒諫之病此桀紂所以亡也 上爲改
容 上嘗御經筵因文論議驕字承旨姜緖言殿下幾視群臣詐多
病痛皆從字來盧守愼曰古所謂君仁臣直也上曰緒之質直予
素所知之矣
先是乙亥副學李珥言於右相盧守愼白于 上照金孝元沈義
外補初沈義謙 明廟朝以舍人往領相尹元衡家元衡婿李肇

敢引入書堂中有寢具其一乃進士金孝元衾也沈心斥之曰孝元太學
名士心附於權臣賊婿餘不足觀也及孝元登第勵節揚清少年
一隊翕然以爲善士吳健欲薦銓郎沈嗛前事輒沮遏之孝元
六七年後乃爲銓郎引進清流後輩士類皆推重之義謙前有扶護
士林之功故前輩士流多許之孝元心短義謙嘗曰沈也戇而粗不可柄
用義謙儕輩皆疑孝元有報復之志指爲小人孝元儕輩皆嫉義謙爲居正之
人由是士林有分黨之漸沈家在彰義洞即洛陽西村金家在駝駱峯
即洛陽東村時人譁然許義謙者謂之西許孝元者謂之東許曄雖前輩而推
許孝元故年少士類爲之主朴淳有清名重望而前輩故指爲義謙黨李潑偏
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角立紛然鄭芝衍問于李珥珥曰一初朴謹元字所爲不

壓衆心此可啓進銓郎補以公平之人仁伯補外則可無事芝衍從傍議駭吏叅
朴謹元佐郎李誠中許葑等三人皆李元黨也年少士類多疑惧李珥謂盧守
愼曰兩人皆士類也因此少隙浮言交乱當兩黜于外以鎭之守愼乃白 上未幾親
政特旨授李元慶源義謙則拜開留於是年少士類危疑益甚李珥白 上
曰兩人補外以爲鎭定非以李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請授內地遂陞授三陟
沈義謙字方叔号艮庵又寅齋青陵府院君鋼子領相連孫封青陽君 明廟
朝李樑擅柄欲害山林義謙承密旨使臺劾黜之爲前輩所推許惡金孝
元之少時出入元衡家沮其銓郎薦遂有東西黨之漸乙亥栗谷言于盧相兩
黜之至辛巳兩司請罷義謙不允石潭日記曰時流言稱義謙於上宅字之時
潛緣宮禁希望起復欲以專權李潑素嫉義謙欲擊去之成渾李珥曰此非可信之

說義謙於今無異孤雛腐鼠置之一邊何必無事中生事乎潑不快乃見鄭仁弘力贊其決仁弘見珥論義謙珥不從仁弘欲棄官歸珥謂成渾曰時輩疑珥黨令德遠去則時輩必以此為赤幟將攻珥珥去而士類散則國事敗矣勢須從衆議渾曰不有景涵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任此事可謂平地起風波矣珥乃口占啓辭曰沈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柄積失士流之心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此人所致也請命罷職且謂仁弘曰不可追贈句語翌日仁弘啓辭過激且有援附士流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對以尹斗壽根壽鄭澈等諸人○栗谷與李潑書曰今者作沈為小人西人為邪黨沈雖不可惜西人皆不可惜乎沈只是外戚稍優者既與士類相失雖不用可也但不可謂之小人耳○江上問答曰青陽事有非外人所可知者蓋 宣廟初立年纔十七也青陽白于 仁順王后曰 聖躬方幼其玩好

嗜欲當如裁損以爲宗社生民之福 后素嚴有法大加禁止 宣廟於玩好等事
不敢措手時或滂泣而罵曰吾食河城祿足爲富貴何爲在此爲田舍翁所制也
蓋指青陽也自是 宣廟大憎青陽東人一隊塞擇 上意遂爲排去青陽之計
惟鄭松江金黄岡數人獨知其機故立斥東人爲小人栗谷則不知其事只見東西
以爲偏論故初非西人之峻激矣曰松江黄岡何不言于栗谷乎曰栗谷則本不諳利謀
切若聞其言則必直諫恐生梗故不敢言○尤菴集曰沈公金公一時之爭皆無
深意而至於末流魚爛河決栗谷牛溪皆爲奸黨金公亦深歎之謂沈公曰吾二人雖
爲亂階宲相爲知己其孫金判書世濂亦謂沈公諸孫曰人謂吾兩家世讐而宲則世交
◯四 金孝元字仁伯号省菴曺南冥門人湖堂府使三陟祠○金仁伯以儒生深交元衡
壻李肇敏出入權門沈義謙心鄙之及金出身朝士爭推奬之沈沮之東西角立

石潭日記曰金宇顒頗有愛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觀仁伯有四等一則議則以爲無
狀小人此則季涵輩也又一等議以爲常帶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則君輩也又
一等議以爲無瑕之君子此則景之儕友也又一等議以爲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曰仁伯不自量
力欲爲国事又不避嫌排抑先輩士類年長者莫不含怒而畏其勢莫敢下手今見仁
伯所爲不無後獘故倡爲裁抑之論大抵裁抑則是矣過攻則非矣○栗谷與松江書
曰金某好名喜勢一世善士相交殆盡觀其擧措只欲保持善名兼固善名也而已
非若無狀小人只貪利祿也又曰若無主東主西之說士論定矣珥欲破東西而一之力
未能也○遲川集曰沈之作金曰托分於權臣子壻金之作沈曰外戚干政前輩右沈
指金爲内挾私憾後輩右金指沈爲憑托宮禁始爲迷方後乃勵節跡雖戚里功
在士林此李珥兩是兩非之論所以發也

丙子副學李珥棄官歸鄕朴淳筵白其賢可用 上曰此人矯激且不欲事予〻
何強留乎石潭日記曰珥意只欲鎭定而已非欲深治也既黜孝元朝論便激李
海壽曰仁伯必是誤事小人鄭澈具鳳齡辛應時等皆以孝元爲小人前輩則
惡孝元如此後輩士類頗惜孝元以珥爲誤出孝元或謂珥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
處事不分是非珥曰天下固有兩是兩非武王夷齊兩是也春秋戰國兩非也沈金
之事非關國家乃相傾軋兩非也雖是兩非而俱是士流但當和解可也欲是此而
非彼則相軋之勢何時可了乎於是前輩尤珥之不攻孝元後輩尤珥之不用孝元
珥上既不得於君下被儕友不用其言尤決退走珥既歸鄕朝論益潰不可救矣
日記又曰乙亥丙子之間流俗充滿朝廷邪論虐咻正論之弱如一髮引千斤加
之以 上心益厭士流假使孔孟管葛處朝亦無如之何矣○具鳳齡金宇顒皆

解官歸盖知 上心厭士流故也左相朴淳少時與許曄為同門友相善至是曄為年少
士類宗主論議頗僻淳不難之交道遂絶淳見士流乖張力不能定遂謝病免相
丁丑以鄭澈為同副承旨石潭遺事曰鄭澈人目為西者也李珥勸澈與年少士流通
情以破東西之說以洪可臣為持平可臣頗有風力與趙瑗為少年友瑗為吏郎輕
躁非人望可臣乃駁遞公論稱快而可臣則人目為東瑗則人目為西故造言者多々
謂東與西不協故攻擊如此如鄭澈亦不能平矣 吏判盧禛卒戶判李後白卒
石潭日記曰禛好善愛士甚有時望但不擇辭受之節賂遺無不受時士論方
以尹斗壽為貪縱崔永慶語禛之鄉人曰爾鄉亦有尹斗壽其知之乎聞者皆笑
李後白律身清苦人服其絜只是局量狹窄非廟堂之器金孝元嘗曰李季真若拜相
我當論劾人以為後白與義謙相知故孝元嗛之而發此言云後白與禛深交相繼而

辛物議以為正二品無人士林惜之

盧禛字子膺號玉溪又號則巖扁堂養休信古堂友朋子大憲叔同曾孫官吏判謚文孝咸陽南原院○公與退溪南冥葛川一齋河西眉巖從遊相善葛川輓詩曰間氣栽培賦與奇如公稟質世間稀學沿伊洛源惟遠道際文明勢自違堯舜君臣心未遂溫良孝悌業空垂 若余曾托忘年契此日艾楚歎不支

李後白字季眞號青蓮為吏判不受請托一日有族人語及求官公色變示一冊子曰吾錄子名將以擬官今子有求之得之非公道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之其人慚而退

戊寅時兩司劾罷尹斗壽尹根壽尹晛職黜金繼輝為全伯朸士類中分所謂東者多淸名後進許曄金宇顒柳成龍金誠一李潑李山海宋應漑李誠中

洪汝淳洪渾吳健朴大立宋言慎鄭宗榮金字宏李栻尹承勳等也所謂西
者只是前輩數人朴淳鄭澈金繼輝具鳳齡尹斗壽尹根壽李海壽李後
白辛應時洪聖民等而已其附從者皆無時望於是士類知東盛西衰且西人
出孝元之後舉措乖當公論不與故進取者咸趍入於東皆以爲東是西非尹晛
與金誠一同作銓郎議論矛盾遂成隙晛之叔父斗壽季父根壽皆在要津
每作扶西抑東之論東人甚嫉之斗壽居家不謹頗有受賂聲東人喜事者
以斗壽三父子爲邪魁欲去之惟李潑柳成龍不從金誠一聞珍島守李銖
載米賂斗壽兄弟及晛家啓曰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戢臺諫請罪三
尹金繼輝啓三尹皆良士受賂虛實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造乎時臺論
三尹大諫李山海大憲朴大立持論尤勤掌令李潑袖出彈文毛舉三尹隱

逞一己醜詆 上既以東人攻西爲不公又以亮西爲不是於是士類出金德輝爲金伯指爲不吉之人儕觀皆謂東西戰鄭澈與李潑持論大乖東人斥澈爲小人東西更無保合之望矣識者皆謂李銖可謂蝦死於鯨戰又曰銖獄非寔事也憲府聞李銖之米授於市人張世良酷訊必欲成獄世良受刑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曰寔無是事安可貪生而陷人於死乎 上疑銖獄不寔乃命釋世良政院防啓 上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宇宏宋應溉盡遞都承旨李山海以下○大憲李栻既居要位方欲固職執義洪渾嘗恨作東退去及東人得志乃揚臂曰此君子有爲之時也當今鄭澈債爲乙亥西人所黜故啣之至是製疏極詆西人再入之路朝著益不靖矣○栗谷與李潑書曰乙亥西人之失在於擧措失當今日時輩之擧措果勝於乙亥乎又曰乙亥西人必勝東人必敗今則西人一敗塗地東人方

大勝則安得不向東人爭辯乎○石潭遺事曰士類之相鬪皆出於不解事而一不

解事而金誠一介其端二不解事而金繼輝激成士類怒三不解事而李潑列數

三尹一家之慝不究虛實而醜詆之四不解事而鄭澈與李潑乖激永絶東西相

協之望金誠一固不足多責以李輝之疎通李潑之重望鄭澈之剛直猶不免同歸

於誤事豈非命耶

尹斗壽字子仰号梧陰知足庵忭子李履素齋門人官領相謚文靖 宣廟

辛丑卒梧陰早孤奉母玄氏兒時與弟月汀受學而歸見白金一封遺在路上梧

陰拾取之月汀勃然曰義不拾遺梧陰持此以慰慈親之憂不亦可乎月汀曰何

可以不義物納親乎仍手袖兒袖欲出棄之梧陰冷笑拂袖月汀先走歸家而玄氏

問其故月汀告以故曰吾欲奪棄恨力不足有頃梧陰歸藏白金大書於門曰有失

銀者推去一皂隸來梧陰熟視曰信有物也乃出給之其沖年識量宜為中興
賢輔月汀清介出天而德量不如其兄 明廟乙卯生員又魁庭試李相浚慶
謂梧陰曰他日為公輔器丁卯大漸公以承旨手書宋文彥博入宿禁中
故事抵首相浚慶李即來宿禁中是夜受顧命○宣廟戊寅東人以
公三父子為邪魁謂受李銖賂來劾罷之數月而蒙叙○公與弟月汀俱
躋清班為羣小所軋凡出入將相十餘年論者又起遂辭遞南坡小築為
終老之計○東人劾論松江等諸人也梧里為臺長梧陰兄弟同出城待命路過
梧里門梧陰欲歷見月汀止之曰彼方主張時論豈可見梧陰曰彼迫於羣議
豈是無情者朝夕遠謫不可不叙別遂進東亮方滿座大駭屛諸客
中梧里出對梧陰叙話告別而起梧里惘然有慙色○初梧里以簞盂簞盂不

餙論公後因事往謁公無幾微色留與語曰窮族婚喪我告我不得不
受饋其言理所必至酬酌之際適有鄉族乞婚需公卽招侍婢曰頃者
譯官某所來近假爾其取來婢入而復還曰本無是物公笑曰婦人輩以君
在座故欲諱之爾亟令取出金封畀之盖累百金價也畧無難色梧里服
其量○五子昉昕暉暄登科庶子旴武科
尹根壽字子固號月汀梧陰弟也官贊成典文 封海平府院君賜几杖先海
壬辰卒年八十謚文貞○宣廟己丑以叅判卞宗系事朝京禮部見其文曰藩邦
有人矣帝命宣示內閣秘史載本國世系頒會典錄光國功首功○與兄
梧陰迭相出入淸班爲羣小所軋不調者數留守松都時梧陰亦被斥
守延安時侍母夫人來往軒盖聯翩世以爲勝事○大從事性理書

訪退溪南冥論朱陸同異從牛栗遊為莫逆友位班三事歷事三朝

五十九年自公卿至郎署多門生故吏莫不俯伏擎跽執子弟禮公

玄孫聖時娶戕

金繼輝光山人字重晦號黃岡 明宗己酉科官參判 宣廟壬午卒年

未大耆人皆惜之公年未十五讀經史幾盡戊申連冠庭試殿試為正言

力爭勿還給沈貞職牒乙卯在天曹專事激揚為權奸所忌公退居連山一

室蕭然若將終身丙寅重試 宣廟乙卯為都憲劾鄭宗榮不合銓長以公

為西伯李後白為北伯目為沈義謙黨先公在憲府時論許瞻循私瞻子蕃

輕薄無識時為銓郎怒公揚其父惡欲黜之亞銓朴謹元希金孝元旨乃

黜公等三人既出孝元受謗益甚戊寅公以大諫啓三尹良善受賂虛穿來可

知云云東人指公爲不吉之人黜爲全伯旁觀以爲東西戰○子沈溪○芝峯類
說曰從二品以上謂之宰相非有才望功德罕德至焉公負時重望而官止參
判孫公軾無復歷聲稱顯陞嘉善金公曰孫軾嘉善吾亦嘉善聞者大
笑蓋金公非媢嫉者乃慨歎之言也
是年南中月魄墮地而天下無月有飛雉蔽天自北而南城中雉入人戶拱執
有一士人戲曰国運將治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今飛雉自北而南
豈非將治之候耶聞者大笑之
己卯時白休庵仁傑欲上疏進保合東西之策通于栗谷使修潤之栗谷依其
言爲文字送之是夏休庵上疏云云休庵踈脫不過向人說正言宋應泂本
輕躁險陰欲劾栗谷乃議同僚議不合避嫌大諫權德輿亦避嫌校理金宇

顥曰應洞是小人陷君子當劾遞副學李山海應校李潑依違兩間憲府
將劾栗谷白仁傑乃疏曰李珥聞臣疏矣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
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先儒當為之故臣用珥文
傳者以為珥誘臣上疏臣豈以非臣本意而聽人教為此疏乎玉堂乃劄斥應洞
執義洪渾僉曰豈可遞應洞乎欲上疏爭金宇顒曰憲府之疏若上則吾亦疏斥
攻賢之罪而我亦將退矣盧相守愼曰憲官果攻李僉知則吾當啓憲臣之失
矣安可托於公論以害君子乎鄭澈謂人曰時論至於攻叔獻尚何言哉自今
東人安得為士林流乎 後於經席朴淳及盧守愼極陳李珥之為君子不可疵
議也 上曰人言珥教仁傑疏予亦非之今聞其家有何過乎是時東人浮薄者
必欲攻栗谷賴淳守愼宇顒等折之竟不得售自是公議咎東人多目以小人

於是東人愧屈不能肆意攻西李潑金宇顒因發調劑之論

庚辰 仁聖王后祔太廟 上親祭行飮福禮例官循例請用女樂而司諫院以爲飮福之宴承神之休當肅敬將事不宜聽淫褻之聲 上以爲矯激終不允○石潭遺事曰正殿之用女樂非禮 上意非必欲聽女樂只是厭儒者之言欲折之以俗例可勝嘆哉○金添慶拜大司憲鄭宗榮爲右贊成又以金貴榮爲贊成朴好元爲戶判 石潭遺事曰 上見人建白輒作矯激必循默無言然後乃蒙擢用庸碌者登庸有志者決退坐而待亡終不悟豈非天耶吏判李文馨病免朴大立爲吏判文馨大立皆附年少士流得居銓衡流俗與東人合而爲一識者憂之○拜李珥爲大諫成渾鄭仁弘爲掌令召命之下朝野欣然以爲 上心向善矣石潭遺事曰是特清名之士成渾李珥柳成龍李潑金宇顒鄭仁弘

聚城中 上意不信向善類而喜時俗事 豈有可治之望乎○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望 上曰朝廷不靖皆此人之罪也何可擬司諫望乎於是士流多不安李珥見朴淳曰士流不協以東西之說尚未消釋故也金孝元才畧可用 上意不欲擬清望如是則東西有形迹非計之得也後數日朴淳筵啓曰東西之說乃閭巷間雜談朝廷不當置齒牙間也孝元棄之可惜 上曰雖非孝元豈無可用之人李珥曰孝元之才可用而牽於東西之說不用則為士流未安之根本也柳成龍韓孝純亦進達玉堂亦劄論而 上終不釋然

辛巳兩司并劾沈義謙不允初李潑鄭仁弘欲劾義謙而李珥不從仁弘欲棄官歸潑謂珥曰時輩不信令公者以令公不捨義謙故耳德遠歸豈可不惜乎珥乃占啓辭請罷義謙職約同僚使無延及之患翌日仁弘啓辭過

潡且入對鄭澈等諸人相為締結云云珥謂仁弘曰季涵是介士以為締結義讙究枉
極矣時時輩惡鄭澈悲珥引進方欲擊去正言尹承勳承望風旨欲論遞李珥因
僚議不從避嫌李珥亦避嫌與翰李潑應教金宇顒係違不下是非玉堂
處置請遞尹承勳李珥啓曰忠直之臣為輕躁者所擊去乎若不得其肺
肝惟頷之而已是所謂昏君亦非爾等之願也請出李珥同寅協恭此良策也不
然將有不好事慎之憲府又請加三思 上乃遞珥黜尹承勳為新昌守李珥
既退安敏學大言曰承勳是何等么麽人乃敢攻士流乎珥見時輩皆無識見之
人鬱悶悶不樂金宇顒李潑等皆愧謝珥謂成渾曰時輩視珥與尹承勳等何
以退矣又曰東西之爭至今未息意欲打破東西保合士流而時輩必欲角勝甫夫景
涵依違兩間欲不掃於時輩又欲不負珥可謂勞矣我若退去則時事必潰裂故

隱忍不去耳 上問于大臣度支不得人有如尹鉉者陞秩薦擬可也大臣以珥薦拜戶判李
憲國語人曰叔獻陞秩可賀但自 上欲得如尹鉉者大臣以叔獻薦後世必疑人品之卑矣
聞者笑之於于野談曰尹鉉長於財殖戶判時凡獘席弛衣青緜布盡藏庫中衆皆笑
之其後弊席付造紙署磨礪作紙紙品佳青緜布付禮曹作野人衣細必使尺截
全布皆適其用太倉陳腐鼠矢當天使時以資館舍塗壁鼠矢充粘云○鄭澈棄官
歸澈自時輩起張世良之獄心常不平醉後之談多短時輩一日與李潑乘醉相詬交道
遂絶至是被詆斥而歸○鄭仁弘受暇歸鄉安敏學語人曰當今只以排義謙者爲君
子救義謙者爲小人故附托者皆起鄭德遠以山林士負一時清望汲汲出身以助東人之
勢其爲隱逸之害大矣○時邊事規畫皆出 上斷備局以上教允當覆啓政院以
未及舉行待罪時人語曰 上教允當備邊司惶恐待罪承政院○執義申點啓

北方空虛請預擇將帥以養重望 上曰朝廷多有大言者虜來可使大言者禦之李珥曰 上所謂大言者指何等人乎若知大言無實則用必僨事何可使禦賊乎若以好古慕聖者謂之大言則 上教未安矣今 殿下目儒者以大言欲置之有此則賢者喪氣不肖者彈冠矣 上嘿然○松窩雜記曰咸鏡隣於野人且有藩胡自前南北兵使及北道守令例以武夫差遣專事酷刑箕歛間遣文官稱望者絕小民以畫賊目其守令有一北氓初赴京至成均館前路謂同伴曰此何府曰乃朝廷聚會畫賊長秩之所聞者亦以愧矣民疾吏如此可勝嘆哉

癸未春六鎮藩胡寇陷慶源先是虜酋尼陽介出入六鎮我國假以官祿接待優厚至是鎮將待之失宜尼陽介聚隣部入寇朝令調兵赴北時昇平日久猝有是役巷哭相聞穩城府君申砬殺賊有功擢兵使以鄭彥信為都巡察留鎮任器慶

源府使金璲以失律當斬會有追斬賊胡之功兵使李濟臣馳啓朝廷請末減
留宣傳待之三日刑之朝廷以濟臣擅正君命論罪時濟臣捷報至 上以濟
臣有應變協助之功不允時朝廷亮禍已極濟臣得西人之名特為時輩所嫉
竟竄江界以沒
李濟臣号清江得月子尚鵬女婿○著清江瑣語○曾孫行遠行進行健
宗室慶安令瑤請對陳東西分黨柳成龍李潑金孝元金應南以東以之魁多有
專權之跡請加裁抑兩司論瑤請張據之說欲啓網打之漸請罷職 答曰
瑤之言頗有理固無罪之理不允○全伯金命元辭職因薦金尹沈義謙智慮
長遠曾為本道伯熟知民情請移授監司 傳曰自薦監司偃然狀啓非
藩臣所當為也兩司請罷特拜具鳳齡為監司○二月兩司劾兵判李珥兩司

即李景濂洪汝淳趙仁後柳永慶鄭淑男李潑等也春坡堂日月錄曰時北
胡久圍鍾城邊報日急抄發射手而官無戰馬難以猝辦 粟谷爲兵判募前
抄中老弱從願納馬以給應赴者納者雲集戰士行急且潛且頒 上允之行者
得馬留者免防公私便之一日邊報來 上命召公公素患眩力疾趍 命疾甚不省乃臥
內兵曹於是兩司以專擅權柄驕蹇慢上劾之指上二事也朴謹元宋應溉許篈
曾爲公所斥 三憾合勢助之者甚衆醞釀積久至此而發屢啓不允乃停爲桂
傳癸甲錄曰府啓果有過越處諫臣慷慨論事寧失於過不可柔弱以隳
敢言之風也又曰有人言說近日之論專出於某某即指余也〇兵判引咎六疏 上教
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絕無堇有御不聞向者之教乎予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語
鬼神知之御何忍今日辭去乎公不得已詣闕自劾曰請峯臣罪咨詢左右皆爲

可貴則臣敢毋勉如以爲宗犯則流放竄殛臣宗甘心 荅曰予君詢于左右
是有一毫疑卿之心予豈敢爲此於是大諫宋應溉獻納柳永慶執義洪汝諄
典翰許篈副學權德輿應教洪進等復劾以無基臺諫蔑公論其志將欲
何爲 上手教下大臣曰蓋李珥裁抑新進見忤於是論矣遂乘時伺釁勞劾
去後已甩公卿大夫承名不至者多矣未聞慢上論之其納焉不稟不過許多事
務間未及爲之事豈專擅而然哉夫專擅慢上何不明正其罪而乃請以罷職
如乙巳奸臣輩目之以叛逆罪之遂羅織之爲耶 又教曰李珥無出仕之意姑遞
其職以安其心當此北方兵起国家將亡之時朝廷淆亂何以爲国予不勝痛心
嗟呼李珥好歸鄉閑高臥白雲誰得以靡之哉日月錄曰朝野憤激行路嗟咄
領相朴淳請對極陳先生忘身爲国之寔牛溪成渾被徵至京疏白先生心事

上荅曰覩齋上疏忠憤激烈使奸邪足破其膽信乎君子一言爲国輕重也
又 教曰予問李珥之賢邪左相乃曰臣所不知嗟呼人君置相豈但以不知二字爲其平生
相業哉以予寡昧又有不知之相是惟瞽借盲視也左相金貴榮也○命革銓郎薦
望之規 上知朋黨之禍多由於銓郎薦故也○大諫應溉等啓曰李珥本一緇髡
化身還俗忝叅權門初遊上舍謁聖之時館中不許賴沈通源遣其子鏵奔
走先後乃得行之及其出身爲沈義謙所薦拔所謂士流如朴淳輩容締肝
肺當是時義謙借外戚手握国命李浚慶鄭大年 先廟耆舊金京鳥祥乙
巳遺直皆被斥逐朝廷命令出於義謙與朴淳也珥雖山野實爲謀主義謙
之見棄清議也珥倡調劑之説皆鼓一世寔售傾陷之謀主銓一世濁亂士流
所謂賣国之奸或比於王安石安石寧有是心哉領相朴淳終始扶護重誣聽天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至於成渾則爲朴淳等所薦拔與義謙世篤親厚與珥
情踰骨肉渾惟知有此三人而不知有公論 曩者疏中歷詆 卿相欲依任一人
其意蓋在淳與珥也頃者慶安令瑤之請對珥等所囑也左相金貴榮不敢
以李珥爲君子者其意有在而 殿下反下嚴教云云 答曰爾等之言設使皆是今乃
言之是不忠也進差以特旨宋應漑長興府使許篈昌原府使 兩司啓領相朴淳
與沈義謙結爲心腹李珥成渾以義謙門客昵友相爲表裏云云連啓不允
答金弘敏疏曰弘敏亦邪黨之類至於以李珥爲黨豈君子也不患其有黨惟
患之不小予法宋 宗黨朱熹之說願入珥渾之黨今以予爲珥渾之黨也
爾輩尙復有說乎 初應漑謹元等謀攻栗谷會于金宇顒家栗谷時以
兵判來詣人避入室中金接見於廳事閑談仍曰今近有吟詠耶金誦簾外

落花撩乱飛之句栗谷諷詠曰此詩無乃有風波之兆乎金曰然方殚劾大臨是栗谷向啓草已出耶金曰然栗谷曰可得見否金從窓隙呼索啓草以視栗谷展讀一通隨其條列曰此事如此如此〻事全無苗脈諸君誤認矣覽訖了無幾微色見於外談論如舊良久起曰甚啓將發吾當出城當作濶別矣出门令前導落後既去諸人色沮相顧嗟嘆時盧相守慎问童蒙訓導朴泂曰宋攻李外論如何朴曰學徒遊吾门三四百人皆以李公為君子此是後日士林也公議豈可滅乎盧相深然之

朴泂字泂之号昇山庶人也居京授徒嘗數百人小學及經書外不教他書 明宣兩朝朝士皆童時從學禮曹啓付軍職終身受祿及黨論分弟子於座上談東西是非則輒斥之曰君輩欲論時論則且出外廳相言東人為弟子者私語曰先生

欲目定牛栗而不敢言作此沒模稜樣昇山閒之大恨掬手家歸原州昇山○栗谷之學
於昇山及至崇品位一月一柱下馬門外拜於鞠躬昇山深爲不安力止之而不改○奇
自獻執子弟禮與趙月川穆同薦不起○澤堂雜著曰昇山不能文章而教授之處有
功斯文不入黨論是亦高處其視龜峯不啻懸絶當爲庶流學問中第一也
方三司之攻栗谷牛溪思庵也幼學申礏上疏論爲姓傳與金瞻金睟洪進鄭澈
績等傾陷善類之罪　答曰是何一家弃生忠義也
礏砬弟也後壬辰避亂失其母意謂避賊被傷遂自縊死人以爲不負其平
日素節云
儒生朴濟疏論金貴榮鄭芝衍柳賢是黨宋應漑朴謹元許鎔唱禍魔
犬金孝元徐仁元金應南唱禍指蹤李山海陰凶朴承任妨賢李墍娼賢金

字顯李徵顏亟朴承任以下皆附會之徒云云○日月錄曰時朝論大非東人設
謀攻栗谷無所不至潛錄救栗谷儒生姓名加以儒罰慶基恭奉邊士貞疏論
其誣蠛狀○先是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餘人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四十餘人黃海
儒生柳帶春等一百八十餘人相繼抗疏 答曰疏辭忠讜義氣如此復何憂哉○日
月錄曰生員李廷友等疏詆栗谷牛溪蓋李潑使其子光庭源言泮宮欲止柳
拱辰等疏不從三司之人又陰唆親舊分遣子弟歸鄕上章市井之人目爲三司子
弟歸云○王子師傅河洛疏曰今日珥去明日渾去又明日渾去家老遯荒山人去國患
好同車氣像愁慘都承旨朴謹元啓以河洛偏黨 答曰義士四方而起爾等雖
竭力彌縫而不可得矣嶺儒河流疏論栗谷五罪 答曰至以李珥不能釋隱字
爲罪夫國家急務果在於註釋隱字而隱字之註爲外攘内修之策耶腐儒

之言良笑也○日月錄曰沉即洛之誤也雖出於聞見之誤此時議論之可惡蓋如此○寓
性傳癸甲錄曰成均館輪次鄭澈出賦題曰貴蘭儒生請解題澈曰予以蘭爲可恃
兮羌無實而容長蓋摘全字顒不救李珥也又曰海州儒生朴如龍京儒俞大進等
三千餘人上疏有生員李貴者於狂疾後愈日夜往所知儒生哀乞叅作此事莫
不冀笑之又曰朴濟家行甚悖而出入名士家近與叔獻浩原甚密而有此疏云又曰
申磼疏乃宋翼弼所製云
八月命召二品以上　教曰欲竄沉義謙金孝元朴謹元許篈宋應溉何如皆以是
不可鄭澈曰朴謹元三人不可不明正其罪於是竄應溉會寧謹元江界篈甲山
大諫金宇顒請還收曰奈何不察諸大夫國人之同情而取決於失志怏怏乘時陰陷
之一言乎　答曰國可亡三奸斷不可貸也寓性傳癸甲日錄曰公箚曰吾見李潑

其論甚平余曰何事箚曰遂意欲使義叔輩只中道付處門外出送而已遠

竄非其志也士秀曰士流欲令中道付處門外出送果公平心乎箚有慚色曰

義叔輩有罪不可全釋秀曰何罪箚語塞（公箚李誠中字 士秀 字）○初柳拱辰疏入儒疏

始此承旨朴謹元李元翼成洛等啓斥拱辰 上命梳謹元等儒生李廷友等

疏入 上嚴批李堅洪汝淳李景慄沈岱李廚等又交章救謹元等 上

教曰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疏論千載之下不覺投袂

而起今茲儒生等目見朝論無宜唱義抗章凜凜有不可犯者可謂不負

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彼幺麼數臣暱依近密杜絶言路乃敢目諸生以悖亂是

欲黃潛善之所爲真小人而無忌憚也予不即屏竄殛之典將使魑魅聘驁

於果庭已爲失刑 甬而罰反爲伸救耶至是御筆親製竄應溉等三奸敎文

其文曰應溉窃謹元等以邪險之性挾斗筲之才偏結浮薄之徒作爲朋邪之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勢鼓簧邪説擅弄權衡貪制朝廷傾陷大臣擯斥忠賢朋比之跡已彰尚稱公論挾擯之蹤盡露自謂貞方重皆罔蔽言惑誣誣忠良抑屈是已極於濁乱羣小得志罪難逭於誤国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於戲錯枉擧直爲政之要懲惡勸善制治之道可怒在彼予豈得已并削奪竄出遠方

宋應溉祺壽之子也祺壽附乙巳權奸居其從兄麟壽録僞勲時人謂殺兄功臣云應溉附李元爲大諫劾栗谷韓戩應溉之甥侄也爲博士時太學生柳拱辰疏下栗谷詆戩以疏儒釋奠日不爲入齊抄名藏匣擬爲施罰以爲報復計事覺奪鞫 上教曰宋家一門是戾氣最所種也

朴謹元輕巧爲士流所賤 仁聖王后之喪爲守陵官懷慝妻妾至於心疾以遂栗
谷劾之癸未與應漑等劾栗谷 上曰謹元壅蔽上下惟趙高韓戭即李斯也
許篈曄之子也 曄字太輝號草堂埜堂錦玄孫嘗與退溪論學 退溪笑曰太
輝若不學問則是善人也蓋譏其學之差也 曄明宗壬戌啓靜庵爲小人所陷而
死且言與壽聃直亮被罪翌日兩司劾之時李樑當權也 曄雖前輩而推孝元故
年少士流尊之爲主曾與栗谷相厚及東西分黨嗾東人使攻栗谷人以曄爲師
地譏其爲東人主也 曄謂栗谷曰彼和叔(朴淳字)季眞(李後白字)重晦(金繼輝字)雖有時望
爲方叔門客矣 栗谷謂南彥經韓脩曰太輝所見甚謬誤時事者必此人也曄
嘗曰如叔獻年少不知事事者乃長玉堂國事何以不誤 韓脩曰太輝失性殆將死矣
曄夫自謂不近女色及按嶺南暱愛淫娼與妓同轎人皆指笑以色成疾既還

未及上京而死○篈輕薄無識怒金繼輝揚其父曄之失欲黜之又憾嘗爲栗谷
所作遂與應漑謹元等劾栗谷謫甲山還道死○篈兄筬號岳麓吏判筠号
蛟山刑判逆誅妹蘭雪金誠立妻又妹禹性傳妻也
時三司補外大憲李墍長興副學權德輿星州朴承立昌原執義洪汝淳昌
平應校洪進龍潭校理金瞻知禮承旨金應南濟州修撰洪迪長淵舍人金
誠一羅州金宇宏光州○知禮縣監金瞻因事往軍威與縣監權應時醉謔取
官舍雜物向安東去權作通文以爲賊黨入官汙物席捲而去語極張皇安東府
使俞大脩不知其謔戲事即轉列邑不多日忠清江原京畿各邑發兵戒嚴監
司聞其虛事啓其由兩司請拿治從之○以沈守慶爲兵判以領相朴淳爲兼
兵判○特除李珥吏判成渾吏叅鄭澈禮判李友直大憲李海壽大諫洪聖民

副學○時右相鄭芝衍有疾 上遣承旨問其所欲言芝衍舉李山海自代
又啓曰李珥爲国效忠而其性踈漏若獨任則未免誤国又曰珥能及求已痛自
刻責則還爲棄石也 上教曰覌此啓辭荒雜不足覌姑置之 日月錄曰芝衍父
時有重望矣其時未免爲時論所誘竟見之謬如此人以是短之芝衍号南峰光
鄉曾孫也○鄭惟吉特拜右相
鄭惟吉字元吉号林塘光鄉孫柳西峯藕門人議政典文賜几杖○洪汲古李洪男入謁壓
表題請纂東国名臣言行錄洪男首句仕而學〻而仕言顧行〻顧言林塘佯喘曰老宦
欲見進君子退小人洪男即改林塘衾集用居鬼○嘗夢至一處齋舍心甚快後買亭甚
夢境同仍命夢賚○元衡嘗爲子求婚公峻却之同族會宗人欲邀汝益公不許○
續雜錄曰林塘爲湖南御史暗行到珍島碧波亭故爲遲〻停宿津邊津民先知走報官

倅通宵整頓文書翌日乃僅僅渡江入郡只得公須銅匙數枚而還郡守竟坐罷或問
其故曰郡在絶島郡守武夫也多法外若直抵官衙則彼必抵死余所不忍聞聞者服、
其量○石潭日記曰鄭惟吉以名家子弟少有文名且風度帶長者氣像比之朴永俊
金貴榮輩迥然不同而壬戌年間李樑憑勢跳梁惟吉時典文衡性柔不能自立欲
引樑居文衡故士流至今賤之兩司駁遞○子昌衍昌衍子廣成廣、慶孫太和致和
時海州儒生朴樞疏云往者有人書于右相姜士尙門曰辛二子入于東壁右相人心之憤
憤此可見金誠一以遠方寒士得參銓曹激成東西之議柳夢鶴許鍢徐仁元輩欺
世盜名是皆誤國之徒禹性傳車馬盈門洪渾李景憬爲先鋒洪汝淳悖戾不
道之狀遠近駭心又云李珥忠信之臣云云 答曰草野直言良用嘉焉禹性傳癸甲錄曰
叔獻言朴樞雖曰海州人不知其名字云又曰叔獻入來後爲人作書有余則欲爲呂惠

簡彼不爲范文正之說耳言若保得十士林則一士林遂死何関蓋一士林指讒人也又曰叔獻浩原入來後欲加罪余及汝淳鄭積子瞻等四人牽旋時李海壽洪聖民以爲人心不服不可爲之云○石潭日記曰姓傳與遊李滉之門稍得善名負才氣持說辨而凌駕士流行己多玷汚但其友洪渾成洛輩妄相推重以爲姓傳得是萬物咸遂諭諭稱譽寔藥有後識者更憂之姓傳號秋闕許曄之婿也

時吏判李珥在海州辭職 上答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家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天之於卿可謂至誠於卿何恨焉珥承命入京引見時辭職且曰應漑謹元不可謂全無邪心許篈臣自少知之祗是輕妄喜事耳自以爲士類若不援此輩則其餘必曰吾輩亦必不免譬惟十人同死三人被戮七人寧不畏死此所以不可不救也 答曰如此奸人豈可舉論卿勿復言○石潭日記曰先生

乞致死不許時輩布列臺閣懷疑卻之無意其事先生歎曰時輩允覘我所爲也詭

明我甚無他感疾卒即甲申正月十六日也

李珥字叔獻德水人號栗谷又號石潭監察元秀子也己卯名賢申命和外孫也贊

成典文謚文成從祀 文廟將誕之夕母申夫人夢黑龍入于寢室史字見龍以此

也後屬纊之夜家人夢黑龍自寢室飛躍上天云申進士命和妻李氏乃崔參

判世賢外孫女隨外家居江陵進士病幾殊李氏日夜禱天乃走上崔氏祖致雲

塚斷指泣血忽空中有聲曰賜以良劑即墜下如棗大一丸李氏拾以急歸和水

灌之乃蘇事聞旌閭李氏有女有文章筆法號思任堂適李監察元秀生先生

大賢之生有所來矣先生第玉山瑀得其筆法焉先生七歲花石亭詩曰林亭秋

已晩騷客意無窮山吐孤輪月江含萬里風遠樹連天碧霜楓向日紅塞鴻

何處至此斷暮雲中氣像遠大落句疑促豈未暇壽之兆耶夢入官府有官閱
簿曰人壽長短錄於此仍寫一句與之曰鹿蹄過春山草自香此先生少時夢也
蓋先生在世如鹿蹄之過山而所留者香名也先生學語便知文字七歲慕陵復昌傳
畧曰余見復昌為人陰懷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
昌在隣而未顯用云○先生早孤日夜號泣偶閱釋氏書感死生之說入金剛山
戒定堅固無所觀破近理亂真棄其學專心吾道二十三謁退溪于陶山論下義理獻
詩曰溪分洙泗派峯秀武夷山活計經千卷生涯屋數間衿懷開霽月談笑正狂
瀾小子求聞道非偷半日閑後登司馬文魁再魁初會人稱九度壯元　宣廟元年拜校
理辭疏曰早喪慈母以忘塞悲從事禪門迨周一年賴天之靈一朝覺悟未足洗汚之
愆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之所陷云云○南溪集曰栗谷庶母性悖栗谷初年出

家盖以此先生事之如母後庶母感化為善人語溪記聞曰釋号義庵緇徒尊
之以為生佛出世竹笯兒子肩負而行年二十長髮應舉云○定齋集谷曰栗谷
集在山與僧序其僧稱為措大措士子之稱且義庵非釋名其不曾毀形可知谿谷漫筆
曰金南窓云栗谷下山三年赴舉入洛往者則賓客滿座栗谷對衆梳頭髮長委
地至於立梳世傳剃髮妄也先生以生員請泮宮謁聖堂議閔輻訾以汝門不許
榜中失色先生神釆自若晚後許之○辛卯除吏郎因書堂月制表從東湖問答
以進時壼議未定兼陳擇妃之道一日　上語及乙巳年事先生請削僞勳凡五堂
四十一劄外皆先生筆也○癸未請以未出身人通臺憲甲戌上萬言疏　上曰有臣如此
何憂不治侖膝書以進乙亥拜副學入京　仁順王后服制持平閔純請遵白帽制
先生與思庵蘇齋草一國議同遂用白帽之制○以四書小註多多未穩處　上命先

生前改○先生採經史要語名曰聖學輯要進之○時沈義謙金孝元東西角立
朴思庵淳是前輩故指為沈黨許草堂曄雖前輩推許孝元故指為金黨
許攻朴辛白麓應時語先生劾許先生不從鄭宗榮為吏判附孝元鄭松江澈劾
先生劾鄭先生又不從松江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際副學心
恬然先生微笑而已先生識盧相守慎兩黜沈金以鎮浮議力主東西調劑時議
反以先生為含糊李海壽具鳳齡等勸先生作金先生不聽松江將歸示詩曰君意似
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時前輩尤先生之不攻金後輩尤先生之不用金先生上既
不得於君下被僚友疑遂決退之累以大諫吏議湖伯召不起戊寅以大諫承召入京以
上在哀疚中不敢退在 謝恩後行還坡山有行舟不忍南山遠為報舊師不
琴帳之詩○辛巳上劄請定貢案并省州縣久任擧監○壬午先生為遠接使天

使黃洪憲王敬民注目良久曰頗有山林氣無奈借出林下士以待我耶譯曰三塲壯元久
在侍從曰然則這作天道策者耶曰然天使禮敬甚至每稱栗谷先生蓋先生天道
策流入中朝故也癸未先生爲兵判夏北胡邊報日至募民納馬以給戰士庶孽許通
納粟穿邊蓋一時事也朴謹元許篈宋應溉三憾合勢劾之先生陳疏請罪
下坡州有四遠雲俱黑中天月正明之句 時應溉啓誣捏先生至曰海澤之利官
船之稅無不占奪都公廨代名署出僉知奉昕之田折奪至於其兄打殺奉昕之奴爲大諫
赴召時公然受穀百石於所經邑輸送本家云云海儒柳蒼春等疏卞曰珥之家側有
精舍乃學徒棲聚所立其時監司給以營船魚鹽以爲朝夕供此倣於豊基白鹿洞
規也以養賢之資爲珥手開城府吏民局外有空垈珥兄璠呈戶曹折受戶曹
不許璠亦不得此垈頹於璠乃謂代名受出者尤無理也璠於白川得海澤閑地

已受立案而爲奉時所奪集播訟克之時怒而罵故珥觀兄棄之此宲讓田反加

抑奪之名乎至於受殺百名其兄殺人之説萬〻無據李珥嘗作應溉世濟

其惡撤民家以葬父應溉以此怨珥至此云〻 答曰甫疏忠義憤激可謂奸臣

骨已寒〻矣安得若甫輩置朝廷也○先生在林泉日中不食弟子問其故答曰

粮絶欲日中一食俄崔笠以載寧倅送米豆先生不受弟子曰粮絶却米有

道乎答曰贓罪與盜同律守令非國穀無他物贈遺不可受之也時友自

家私物則豈不受乎○特拜吏判承命入京請放三竄仍請致仕不許

○先生在諫院嘗陳病不能供仕之狀 上曰病若此則隱居寂好古詩曰洗耳人

間事不聞青松爲友鹿爲羣隱居豈不樂乎松江聞栗谷解官日自上誦

洗耳之句則明日便可去先生曰季涵過矣我在朝無益故退豈以其詩也若以

此則小丈夫悻悻非我志○先生在玉堂嘗於經席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啓曰使孟
子向上如此則何以答之 上不答先生知無求治之志遂有退志○先生在玉堂時 白上
曰士之初登第時目爲新來汚辱侵凌夫豪傑之士寧不以科爲念況使之毁冠裂冕
盡喪威儀然後登仕版乎麗末貴子弟多登第口尚乳臭爲紅粉榜人情憤激遂
肇侵虐云此可革也遂命痛禁○先生嘗進請養兵十萬以備緩急不出十年將
有土崩之患柳成龍以無事養兵爲養禍作之及壬辰西崖執追歎手戰曰李文成真
聖人也○南溪記聞曰元學平斗杓嘗言潛冶論栗谷牛溪互失輕重以爲牛溪
勝其説曰牛溪如廁偶失一足栗谷以畫與識爲几案玩戲之具蓋牛溪嘗書
寃遝曰某年某月某日啓向之答曰偶其侍婢有私悲致異日亂真之弊故記
之後生子曰文潛此絶無堇有也栗谷爲遠接使到黄州州使一妓薦枕名

柳妓栗谷曰看汝才姿可玩愛但一與之私當畢畜於家此擧甚重故不為也遂却之後寓海州柳妓乘夜訪製柳枝詞一闋申以却之潛冶所論指此也然愼齋之見與潛冶相反未知果孰為定論也栗谷為海伯巡到黃州柳妓薦枕先生贈詩曰弱質愁低眉秋波不肯回空聞波濤曲未夢雲雨臺甫長名鹿擅吾衰閤已閉國香無定處零落可憐哉其後以遠接使到黃州柳必在傍未嘗一眠癸未又以事到黃州柳送別于蕭寺既還栗谷江村夜有人叩扉乃柳世言公之名義人皆慕仰況吾為房妓豈乎見色無心尤所嘆服後會難期故茲敢遠來耳先生遂題一絕曰天姿婥妁一仙娥十載相知意態多不是男兒腸木石只緣年老謝芬華翌年先生下柳奔哭服喪三年○先生在海州兄弟諸侄同居一室建述精舍名隱屛作學規及擊蒙要訣訓誨

生設社倉救人倣呂氏鄉約以勵風俗甲申正月先生卒年四十九家無甔石
備衣而斂 上聞訃痛哭聲徹于外京鄉村氓太學生禁軍市民皆來哭
發靷日執炬者數十里悲號震野○西崖柳成龍時在嶺南為親設壽宴
忽罷宴其家莫測所以蓋其夕聞栗谷訃不忍設酌而怕時人之議不敢
顯言云○丁亥兩司李栻宋言慎李潑劾論栗谷思菴松江權勢相倚濁亂朝
廷云云李貴上疏卞誣○仁祖乙亥太學生宋時瑩等二百八十人疏請栗谷牛
溪從祀蔡振後等五十餘人上醜正之疏三公尹昉吳允謙金尚容以下諸宰
文章卞誣後遂從祀 文廟 先生夫人盧氏宗簿正慶麟女壬辰謂子
侄曰好收吾骨附於所天墓閒 大駕西巡奉神主歸坡山賊至罵不屈
死於先生墓側命旌閭

甲申備忘記沈喜壽言辟詭怪予於李珥身後別無異待之事乃曰待
之之道生死有異至於庶孽許通李珥豈預知其身之早死而爲其孽子爲之
所耶今其言也人必以其子之故設此納粟之法也陰托外人之說而實行其所爲
也至以夢見宵凡諂之臣形諸吟咏隱然書入無非陰術也攻虎啓沈喜壽平日畏慕
李珥而身死妻孥無依庶希另施恩數言語輕率少無他意領相啓李珥其
愛君憂國未得設施誠爲矜憐似有追贈之典大臣議皆同　答曰李珥予洞知
其人官至贊成其品已極死後追贈何關雖不爲可也但其妻子向海州云令一路護送
裵樞葵時顧護○禹性傳癸甲錄曰筵中都承旨李友直言叔獻家旣咽事從旗
金權言如此事不可違於筵中也即止叔獻家有拘留本人之變其門客或指爲
美叔家所爲或指爲應瑞家所爲或指爲謹元家所爲云又曰翰林金信元方

作史草適以事往承旨所還見史草有改置之迹固已疑之果注書申應命潛見
其中論叔獻一兩段事也洩言於外欲去信元云申乃應時弟信元李元弟也又曰翰
林薦李忠誠忠誠偶為上疏與俞大進同功崙也都堂薦曰叔獻力薦之座中
向何以知之獻曰俞大進以為可當座中莫不自是笑○大憲鄭澈疏請寀應既
等量移上下教切責之金宇顒以副學疏斥朝論鄭澈上疏辭職蓋時事將
变澈有不安之心請免 上答曰紛紛鬼說予亦不免何況士大夫哉宇顒辭職 答
曰昨日之批宗乃泛論予雖不敏豈至於因儒臣為鬼耶日月錄曰蓋鄭澈之
請放三竄意在調停宇顒之必欲擠陷鄭澈意在立黨不然何能徹得兩年
禍根耶抑君子小人之下不能無辨於是矣
乙酉義州牧使徐益上疏救鄭澈朴淳李甫朴漸等且論鄭汝立尊卑李珥而

首為叛背并及盧守愼柳成龍等過失且請宥三竄 上傳于政院曰此疏詭
怪莫測蓋予所謂賢者李珥成渾也柳成龍亦一君子也豈有學識如此而為
巨奸之理乎然汝立通李珥書云云 蓋為之言 似無據矣政院以今無可據回
啓 答曰其疏辭可疑汝立事尤可疑李珥有賢為有聖人之理乎汝立
謂之聖人又指禮判為巨奸汝立天地間一妖物甚可怪也 日月錄曰蓋時人追
咎李珥殊甚 上意亦不無左右於是汝立等叛附時論皆以攻珥為事
業徐益疏之上疏其疏有曰汝立本珥門下士也汝立指庭中柿子曰孔子是
盡熟底柿子栗谷是半熟底柿子 熟者豈不為盡熟乎栗谷真聖
人也又曰過士貞天下士也救三賢一章當萬世不朽矣又通于珥書曰三竄
雖竄巨奸尚在他日之憂有甚於今日不可救也前亦汝立今亦汝立安

得親覓李珥而不知恥也云云時司諫李養中正言宋愼言等劄論之略以臣奸猾成龍本非汝立書中語而益托爲人言云獨獻納金權啓以其書臣睹之　上於經筵問曰汝立通珥書卿等或有見聞乎李德馨曰李貴曾以此書示臣臣見之矣金弘敏曰李貴常誦之臣亦聞之矣　上曰然則汝立反覆無狀也李景震疏汝立筵中詆斥臣叔父珥不勝驚怖臣閱家書得汝立所遺叔父書云云乃癸未九月書也　答曰汝立所爲不近人情予以爲或出流言後聞之果非虛誣也已敎反覆無狀○時栗谷卒已踰年謹元應漑篈猶在謫領相盧守愼曰三臣旣竄亂皆以爲過願賜寬宥　上顧大臣具鳳齡曰三臣言珥巨奸果巨奸乎鳳齡曰珥雖不爲奸固輕弃人也使之爲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守愼曰珥善人忘己至於文章亦不

致力雜以俚語矣未幾三竄蒙放○時議論日激始聞 上意爲之翦除之
諭兩司啓沈義謙爲門日朝廷政令宫壷擧措無不指揮方在父喪規爲
起復假稱內旨毒殺弟妻云云 上命擧亮人以聞乃啓義謙與朴淳鄭澈
金繼輝尹斗壽李海壽辛應時洪聖民具鳳齡朴應男朴漸等濁亂朝
廷至如成渾李珥亦受籠絡推乃戴不赦請正其罪云云 時大憲李栻執義李
由仁掌令韓顒洪仁憲持平沈岱李時憲司諫李養中獻納鄭叔男正言趙
仁得宋言慎也李潑在鄕追到以洪聖民具鳳齡進啓日月錄曰潑素避珥渾之
門且負時望後擬去至是免喪赴台即爲如此之論 命罷沈義謙職 傳曰
亦從末減以示曲全之意下吏曹列書諸臣名以爲亮人
丙戌時公州敎授趙憲疏陳牛栗被誣又作時人誤國累萬言疏入七日留中

不下攻還者以爲還疏不過人嘴而借手於其兜也後數日還又上疏極言 上乃答
曰因求言再陳疏誠用嘉島於是兩司紛紜辭避 上皆未答副學丁元福
劄論還 答曰吟無照之口舌爭無盈之是非不如反已而自省仍 傳于政
院曰昨夜三更忽聞中官振鈴求衣而起自念夜深門鎖安得有奏事非有
警急必是邊報趣左右出而應之乃一紙浪說也此非丙夜花鳥皆眠之時可上之
事也玉堂雖急於進言不揆事體政院所當取其緩急姑俟明朝而上夫誰曰
不可今乃昏迷顛倒於驚夢之餘惟玉堂傳令是趣此果穩當乎○重峯疏
畧澈有獻可之明珥致君寀之疑初忤金孝元則弄其姻家金繼輝同謂西人重
忤李潑則并其執友安敏學指爲攻東末言許篈之吏則并擧國喧嚚并指珥渾
爲西師渾之行己一惟正直好善之量無遠近彼此也珥之秉銓平心率物人有一善若右

已有之柳成龍金應南李潑之徒何嘗不入於淸望哉由其洞見肺腑一薦不爲則生
謀作逐死加醜詆識珥之面者俱黜於外知渾之心者一斥在野淳之勳舊見斥郊
居澈之剛直只以唾潑面之故俾餓于中野丁謂懷嶄必逐冦準于漢無汲黯誰
制淮南至如成允諧當代逸民感慨病死韓脩閔純俱以老成坐枯郊垌李
後民安自裕之倜儻奇偉杜門私第金繼輝之淸直忠讜生斥崇班死加惡名
吳鳳齡之廉公有威作以洗黨至於橫死洪聖民之植立不阿而章應時之亡一
輓相昂則黜之外李山甫之忠信可仗一言即退尹根壽朴漸之守正不撓自以朋
李海壽自雅咸直節淸名俱有文風而壽識珥之深不聽宇顒搆議咸信渾之
篤不從惟讓浮沉則發以濁亂又如章應俞之出判寧邊柳拱振之黜爲評事
李恒福金權金瑞生洪獜祥尹暹之徒一介賢輩是渾之口則無不排擯

楊士奇清謹願忠有為通政尹箕少知君父之急一席言路李民覺治民有穀陰嗃
願愨并浸李瑀之善安敏學事親奉兄人所难能河洛議論久稽政院并以不孝
彈之徐益奉使大鎮處公事之閑譚々夢語如見塞外山川以比尨悍頊之疏論
柳成龍鄭汝立言似不中窾不欺寸心于君父并其吏才而廢之金千鎰李恒之門
人也矜己治民不負所學嗾臺官而沮之李義健李希參邊士貞鄭雲龍之徒
無不坐頊而尋常奇中宋翼弼學邃經明足蓋父愆山海惟讓悄其議已
短陰嗾訟官枉法還賊幾死杖下嗚呼一頊之亡百物失所赤芾赤章不顧詩人
之刺燦々衣服徧加東人之子又曰宇顒夢鶴之靜言庸違仁元笏封瞭之教
往于爲險潑詰汝立起華之家弓弓財師應流涸之交濟其惡證之無識已矣
已矣宇顒三經掃地盡矣云々又曰匡職之當為人才之所養有四不具備云乙重峯又

疏論宋應溉葬其父母用隧道云云宋應溉疏下

丁亥時儒生李貴趙光鉉等疏論栗谷牛溪被誣之狀疏入二十有六日 上教曰爾疏有浮薄好進之徒出入義謙之門晩夜相逐奴顔婢膝之徒迎降鑽入不爲不多又曰前日趍義謙者一時納款於東人倒戈攻擊云云爾可悉數以對於趙光鉉李貴問啓時光鉉已下去海州而李貴致政院索紙筆時政院皆東人以禿筆給之殆難成字院吏暗授一筆貴書以對曰浮薄好進者白惟讓盧植宋言慎李好閔盧稷此輩若欲歷指則豈止數輩乎前日締結義謙義謙失勢後反攻朴謹元宋應溉尹毅中也李山海贈義謙詩洛下春来重見札山溪月黒慣相迎詩意如此所曉夕相逐者也所謂奴顔婢膝者鄭澈續也云云李山海李潑之徒疏作又玉壺詞作李貴以口舌爭下云云

答曰爾等雖如是直言將四面而起其能一一沮遏乎李貴前後三上疏卞誣
戊子春正月前縣監趙憲疏論盧守愼鄭惟吉柳㙉李山海權克禮金
應南亮化病國又言朴淳鄭澈宜速宣召又宋翼弼徐起俱有將師之才
又請絶倭使云云時倭簒弑其主故也　上敎曰趙憲妖人也此疏已焚之
矣府啓請臺制版　答曰斷當罷之而已○先是丙戌倣中朝學制別設
界首都督官以專敎養之責以趙憲差赴公州五月趙憲以公州都督又疏
累詆群賢魚肉先王寵爵無犯被刑人不敢容喙則李鏵聽朴淳之言
擊逐尉很當此之時山海惶感股栗不敢秉筆路人走卒昭知朴淳之不爲
身謀而乃以欲托於戚里醜詆之宋彝壽之賢東國之空其死之日彝壽不
府任進曰爲國賊當絶屬賊何服之有後爲彝壽墓誌極其贊揚尹任

之妻爲厥賜婢奴婢且使親納彷債奸贓顯著人所不齒故朴淳李珥方
主清論之日濟壽爲冢宰而不敢供職厥子充惡寂以清議爲仇敢爲誣珥
之疏并及淳澈而當初角立之時李珥謂鄭澈曰公何不絕義謙澈曰義謙事
親愛人豈止如汝叔尹毅中之殺兄子而奪宗乎此澈之峭直重見忤於李尹
云又曰珥死淳逐之後天光夜晦星辰不明今乃四年矣戊午殺戮大風雨晝晦
己卯之禍從虹繞日天厭小人震怒如響云又曰柳拱辰之入玉堂則黜出評事任鐸
爲教官則成龍頭示陰怒即使杜門厥後公論猶不泯明知附沽汝立反
道欺明之罪則安邸申應槩尹著獻俞大建率勵七十同志上章言之則柳
坱馳書俞弘禁厥子盧稷書戒尹自新以後禍故著獻大建不敢出於儒列
請生空舍而羅地革務閉聖人之四門壅遏河洛之統三尺血刑卻之計李

斯焚坑之漸也濟洁稠打之害已空一国而山海畏其氣焰終始患失應南惟讓
以爲賢則雖悖德之人進之以爲邪則雖竭忠之人斥之也又曰楊士奇已亡徐益
已死凡何以可當一面者無不凋零夫孰爲陰雨之備又曰山海之徒以濟洁謂有
風力可制浮澂汲汲用之嗚呼賈似道是甚臺諫言事意用易制者爲之共
輩之美 殿下国何異於似道哉守慎乙巳餘人也非不欲保其晩節而感於
咸龍之説度中年識見而排徊待盡惟吉光弼之孫也初豈欲自沫者乎
惻於咸浩之駿陽爲兩可之論曾是以爲大臣乎嗚呼政府非養病之坊臺閣非
畜奸之地 先王付托不可因此輩而遽孤負也云云監司托以疏中多違格不
受五月又疏言斥佞邪進忠良開言路達幽隱又曰楊洮有言曰請以臣疏藏之
宗廟臣疏之直憂国視楊洮自謂無異云云監司又不受七月又疏師友被誣之故

妄達于前幸蒙 聖主之優容而當路治臣不有餘力居停主人并被舍
臣之責遂使都城之閫臣至閉門而不納待之犢作不待趙高而壅蔽之禍
乖成臣之献言之路只有監司轉啓之規而監司謂非近日格例謂臣妄之日
月已逝特事屢度擇事之初桐華方發遅回之際梧葉亦飄矣并前疏
呈于監司又不受八月又疏又不受九月又疏并前四疏送于監司略曰虛切位循
利之徒陰令守臣沮臣献疏守慎山海謂臣可諷諭而不可劫陰令其徒內追
外格其為詐冝然其如 殿下國勢何哉 聖主若用臣言而天不開霽日
星無光則臣請延頸受誅以辟妄言之罪矣監司終不受
己丑夏四月前提督趙匡特劾伏闕上疏極言朝廷得失略曰土崩瓦解勢
在傾刻未知驅何民以禦防轉何粟以餉軍乎山鳴河赤地已告矣虹貫星孛

天無遺哭仰天宰大必將有莫大之患民散之故弊瘼非一力役之煩興也貢
賦之苛急也刑獄之煩冤也仍力舉三者之弊仍進自強之策云云又論金貴榮白惟
讓鄭彥信鄭彥智金應南尹卓然李誠中權克禮任國老李認金仁俊柳
坱等貪污濁乱之罪又曰山海作相不念国事只懷汲引之私成龍陰主邪議
以致明主之孤立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臣謹服渴俾白衣東萬持斧俟死于
閽门之外云云兩司啓劄還天地間一鬼蜮許多陳疏搆揑以法律當加極刑
答曰雖竄殛似無益置之而已兩司論至旬日不從玉堂又劄極論兩司論之閔
月　上遂依啓配吉州日月錄曰先輩相傳李文成當銓不以墨擬諫責益出
范文正不許呂夷簡之意也梅福不以言之不用而齗齗其忠朱雲不以大臣之不
可撓而避其言也若區區者可謂兼之而又有過焉作和之疏出而明見諒苐又

出於李伯紀張德源之上矣何待錦山之節而知其人歟然而文成之斬於諫
職量其究而長才德也真所謂陶白手段矣抑人之所稟有長短之不同科
者耶○是年領相朴淳卒自癸未兩司連啓罷職荅曰近以三司之論以爻佶
義謙為赤幟夫義謙識好人也然而義謙為穽於国中凡名賢士之異
於己者必擠陷於其中雖論之十年豈有可從之理乎速為停論朴淳退
歸初平村舍丙戌上疏辭職 上優批不許淳初在江村 上遣中使宣醞淳
即席賦一絕荅曰無路寸心違收拾殘骸返野扉一步終南看更遠西
風吹淚薜蘿衣 上見其詩知決歸乃下旨褒答辭至是卒
朴淳字和叔號思菴徐花潭門人訥齋祥弟六峯祐子也領相典文○
明廟乙丑為大諫慨然曰劾兆奸斬匡是吾責也諭大憲李鐸同劾罷黜

元衡○天使殷希稷奉詔來公以禮判儐接姿容清雅卒禮無從詔使
心服及見公詩驚曰宋人物唐詩調○壬申以右相進賀朝京華士素聞公名
沿道索題者甚衆故事外国進奏表由挾门入公争曰若陪臣則既尙
矣若表文則奏御至尊豈宜由挾门入禮部許入正门遂爲定式○乙亥以
左相辭遞蓋公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故指爲沈虎是年大諫許曄
劾公援救主獄失宜請推公乃謝病自是士林益疑孝元欲攻公以孤義
謙之勢物情甚非之公謝病免○己卯公復入相癸未三司劾朴淳與李珥
虎比黨列十罪請罷不允 上曰朴淳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公即退卜
築于永平白雲山下一馬一童放跡山水己丑朝起詠詩忽倚枕呻吟謂
夫人曰我其逝矣俄爾而化年六十七矣天雨雷鳴白氣漫天光芒燭地山

岷望之驚詫朝而蹤踵公果卒矣○退溪嘗與朴某對烱如一條清氷壺

峯言剖析義理明辨剴切吾所未及云晩與牛栗兩先生爲莫逆友癸未禍起

論者謂公與牛栗相善至稱淳是珥々是渾後始三人貌異而心一 上曰善

類相從何傷於道○公疾文體浮薄爲提學欲變陋習文章則以班馬韓柳

李杜爲本道學則以小學心經近思錄爲楷梯 菊堂俳語曰朴思庵爲大提

學人望不協朴嘗有詩曰石逕跫音宿鳥知時人語宿鳥亦能欺世目今之

典文者較於朴又不啻於天淵 孝廟朝大學圈点時有一武官曰吾亦恐

在薦中聞者笑之

是年十月前修撰鄭汝立謀叛伏誅錄平亂功臣朴忠侃等二十五人是月初二

日海伯韓準密啓入來乃載寧倅朴忠侃告汝立叛狀也爰遂禁都府捕

汝立亡命殺其黨邊比仍自殺載其尸以來磔之并其子玉男其黨邊宗福池涵
升等拿來鞫之○十月初三日生員梁生會疏略曰臣家在湖南詳知賊情李潑兄
弟往來南中與之相結時李珥成渾負重望潑洁相與出入其門珥沒之後汝立首
為倒戈潑等改頭換面為陷賢之計又曰原其賊之所以至此當路之臣締結交
通汝立雖在外遙執朝權以養成今日所從來遠矣陰嗾銓官使圖海西佐
幕之任以為起事之計朝臣隨其術中承望風旨如恐不及又曰推鞫之官盤問
不究蓋其逆賊出於私黨之中恐端緒或露累及流輩不自知歸於黨逆之科
也今賊臣之結為心腹心李潑李洁白惟讓親密如鄭彥信鄭彥智者不為不
多猶且伴食中書出入經幄是王法不行於近貴也又曰趙憲之累上封章摩折
近貴得罪投荒宜亟召還以賞忠言日月録曰若此疏出於逆賊未露之前則

可與莚匽相率而當獄事方張遽發音中密告之言又從而自質曰詳知賊情此
既非君子之所所覩而自爲身謀亦甚妄矣抑天禍士林生此怪鬼輩陷害後讎
覆之害耶 若無梁千會之疏則可無日後讎覆耶 日月之所論亦未免爲偏党之所中也 ○禮郎白惟咸既言李潑金
宇顒李洁輩偏党護私金遇營救逆賊于公朝云云 荅曰汝白仁傑之子也白
鄕有後也予將用汝此輩情狀盡得知之矣○兩司劾右相鄭彦信吏叅鄭彦智
與逆賊親舊詛孚請罷免之○鄭澈拜右相時成渾拜吏叅白惟咸拜獻納
崔滉拜大憲○親鞫鄭彦信鄭彦智洪宗禄鄭昌衍李濟等以出於汝立之侄鄭緝
之指也彦智宗禄李濟并遠竄彦信中道付處昌衍白放白惟讓李洁并遠竄
傳曰覩其書札朝廷之事無不潛通其情狀至此極矣金宇顒六鎭定配○兩司啓曰
當其變作之初鄭彦信榻前面對之時已有營護逆賊之意及推鞫之時亦有終始

賊亂之迹至以推治元吉爲言欲使獄事稽緩請俞遠竄任國老附會彥信多有
營護逆賊之蹤獄事疏漏皆由此人豈可止於削奪請門黜並從之○備忘記曰自度
作之日左相而爲未便治獄疏漏予固已疑訝于會疏來已晚矣又下封書于政院曰悠悠世
事欲陳支離又有可笑等語而兩可謂之不親學不通書辭耶身爲大臣乃敢面瞞
予不勝痛懷○右相鄭澈啓曰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也天下豈有
兩汝立乎○獻納白惟咸啓洪汝諄爲人陰險其包藏忮冒之狀賣朝著向一賊
請罷職　傳于左相李山海曰汝立久信之人論之誠是矣近日氣像似有波及之漸
使之裁抑持平黃赫避嫌啓曰自　上下教欲鎭定之意至矣今者逆賊遽出於一時
所謂名流其平昔締結推奬助其聲勢釀成此禍者按以王法自有其罪不得
隨罪按劾之舉故臣其由通問大司憲崔滉答語不遜臣決難冒忝　答曰崔

滉之意斯爲得體汝何敢如是若然則必生事勿辭退待大憂崔滉當今尹暹沈
喜壽持平申磼皆避嫌盖赫欲駁洪汝淳而滉不從也執義成泳啓請崔滉黃赫
竝出仕 答曰黃赫避差赫之言不過數行其心已露安得不遞○吏叅成渾入京上疏
待罪曰賊臣汝立自十餘年前詣臣講問臣皆酬酢至甲申而至今聞臣儕一有通
書而解職者臣則又甚焉者也云〻時申應榘吳允謙適在牛溪講學中曰先生
異於他人出處當此際不可入京吳曰逆變出於搢紳玉石難〻下若先生不赴召則誰
肯調鎮且鄭相連書催曰既無敵兄若不來則自我恐難擔當云〻牛溪之出盖慮
鄭相獨立有此疎誤之患云日月錄曰日後無窮之訾謗未必不由於此閑乎時運
非人謀之所可爲者耶○時吏判李陽元辭職盖汝立黃郁望陽元所擬也○柳
成龍爲吏判○樂安校生宣弘福有與賊通書之蹤拿鞫處死弘福招引僚善濟

洁惟讓再拿弄死杖下弘稱招李震吉得讖書於柳德粹處德粹訊鞫死乙鄭
介清與逆賊遊山說傳播道內臺啓拿鞫受刑定配北道邊府啓前司諫崔
永慶與逆賊交契甚密鄭彥信通書中所謂孝元亦指此人則其參謀可知
請削奪三啓不允諫院亦發論正言黃慎曰不可以飛語罪人況永慶負重
望於一道以曖昧之言罪之則必失一道之心司諫柳根從其言議遂寢初王
男招曰謀主吉三峯也朴延齡朴文章招曰三峯非吉姓也乃崔三峯云至庚
寅全監洪汝淳狀啓曰吉三峯乃崔永慶云遂拿鞫旋放因臺啓再鞫
竟死獄中院啓柳夢井為逆賊措書院請削職 傳曰夢井若是削職
則適逢一閑人使之高臥失刑大矣委官請拿鞫依啓 傳曰自彥信笑
臣欺罔今夢井與賊締結之狀昭著於簡札中乃敢以篤無他招辭然

欺罔極爲痛心姑勿加用仍囚○全羅都事曺大中在寶城聞汝立變泣別所
眄妓於是大中爲賊流涕之說大播諫院啓請拿刑訊以詩呈于省坐曰地
下若從比干去孤魂含笑不須悲崔滉欲達之委官沈守慶曰臨死亂言何足
上達大中仍杖斃死後滉竟以詩達之 上震怒拿致其妻子女弟侄于府啓
大中奴手李附白惟讓恒言李珥成渾可殺與逆賊甚密逆賊自死之後涕泣
待素然此諸伏誅賊似有間備忘記庇護逆賊按律施行論以逆律戮大中屍
○鄭汝立其父希曾世居全州南門外汝立一娶妻于金溝縣仍居汝立孕時其父
夢鄭仲夫生時亦如之故舊爲來賀其父無喜色年七八與群兒戲刲鵲雛從嘴
至趾其父問誰所爲兒婢告之是夜汝立刃刺其兒腹謂衆曰渠敢以吾過告之
故殺之及登第棄官歸讀書名重一道至以竹島先生稱之性凶悖兄弟五六人皆老

相容隣有士族女早寡財饒汝立誘以户下接強盜言于官因其奴僕乘夜強迫以爲妾識者唾鄙以其氣魄壯盛議論風生開口則滿座稱美雖知其非不敢爭卞其言曰司馬以魏紀年眞是直筆天下公物豈有定主又曰不事二君乃王蠋臨死一時之言非聖賢通論也柳下惠何事非君非聖之和乎孟子勸齊梁行王道非聖之亞乎弟子趙惟直等曰吾先生此等論古今諸儒之所未嘗言者也汝立與全州隣邑武士作契名大同每月習射曰六藝不可廢也丁亥倭變全尹南彦經請汝立討事一號令軍衆皆大同契人也賊退散軍令曰他日有變一時來到軍簿汝立自持去初民間皆云鷄龍開泰寺新基鄭氏所都云汝立與僧義衍道潛等歷覽九月諸山到鷄龍山題詩曰躍馬驁鞭勢回龍顧祖形代己開亨運何難致太平先是有木子亡奠邑興之謠汝立以示学劇

玉令義衍置智異山石窟中托以避賞得之池逕尋本名景斗京人淫奸至親
変名而来義衍自称遼人望氣而来金州南门外王氣之説傳播一道云至是
海伯密啓乃載寧守朴忠侃信川守韓應寅安岳守李軸上変而同黨趙
緣密告也 上大驚命招三公入侍李震吉汝立甥也以翰林入侍 上即命下禁府
震吉與汝立書有主昏日甚之語坐死宣傳官馳報金州汝立與其子玉男及同黨
邊記朴延齡子春龍匿於鎮安竹島官軍圍住汝立等環坐巖谷汝立先以
刀斫邊記又斫玉男及春龍不死仍以劍柄拄地自就刃上割頸聲如牛吼死載
尸来百官序立斬之玉男延齡春龍等就服磔死逕尋義衍等皆伏誅玉
男生而俊秀重瞳兩肩有痣如日月狀汝立逆謀萌於此玉男供時曰吉三峯名
力如盤之石以手攻破云問郎李恒福不能書玉男曰何不以如盤之石拳叩即破

書之云又逐手招笑身拳和盘石四散如雷云◯南格庵師古曰乙丑冬间湖南居
嘗经侍従大馬生人鄭姓逆謀僣伸多連累云汝立丙午生也◯宣廟癸未栗谷
以吏判啓曰鄭汝立文學有才但有淩厲病耳汝立見栗谷為世推重遂傾身
事之執弟子禮至有孔子已熟底柿子栗谷未熟底柿子之語栗谷卽卒
時議漸変謟附李潑◯上嘗问李珥何如人汝立極言其短 上惡之曰汝立
今之邢恕也汝立怒目而退◯初汝立新負朝望人争趍赴羅級曰曾見其
眸子必大奸終不相見◯重峯嘗論汝立比之羿浞及汝立逆誅重峯以先
明之明放謫帰皆曰先見之明不可及公曰我非先見耳汝立嘗於榻前不
好底氣色 上曰汝立多氣不可近汝立熟視久之無惶悚色退後階又
瞠目而視此非逆耶顧諸公特未之察耳 上问大臣曰汝立凶逆無二人

知之知人之難如是乎柳成龍曰汝立逆執朝權言其過則大禍立至故李
敬中發之其時臺反駁敬中沉滯而死矣 上命削其臺鄭仁弘朴光玉追贈
故執義李敬中日月錄曰趙重峯先見過於敬中成龍不此俱論非君子乎
心之道矣○羅州吳希吉以汝立交書有色交書特命除職○泰仁金大立溪
邊構小亭汝立刱書院于相望地大立即撤其亭曰相居密邇則不得不
相從也叅奉白光勳振南年少英秀汝立愛之欲留爲學光勳辭以
道遠乘歸家汝立欲交武人白光彥光彥拒不從○初其學徒到處
誇張曰吾先生云云而惟李廷彥吳命吉等以爲不吉之人或有錄字而避
者古阜韓璟負笈至其家卽逃歸曰不食日不久大事出矣其黨趙惟直
韓侃等坐死○晴翁漫筆曰天南中僧也身長八尺膂力過人早從高峯

學曷年八十嘗言平日受知於朴相思庵常在永平庄己丑汝立送人馬具
寄縧袍即着袍跨馬行一日程夜忽念舍舊從新非義也即捲還其袍
杖錫還永平庄是冬汝立叛始知其請意有所在思之寒栗云
李潑字景涵号東巖副學仲虎子官大諫己丑罪死　仁廟朝復官
潑先代十世連擢科潑踰暨紅紙作屛每祀事設之潑好臧否人物久
在銓曹以進退人才爲己任文學敎名宗後輩之領袖矣癸未以後便作邪論
之宗主乙酉列毀兩賢書名天府崇碑學林之峯附身自爲之耳也鄭松
江醉後多狂時輩一日與潑乘醉詬交道遂絶松江極言潑之心不可
信栗谷曰景涵識見不明其心則良善矣松江搖頭曰未也未也　日月錄曰李
洁自海南來路訪汝立汝立以酒書盤面露其叛謀洁大驚之疾入京時潑

亦時上未啟待其來欲上疏夜不能眠才二日趙稀先上疏辭連浩濟并死

浩号南溪　魯西集曰汝立謀叛事發李山海鄭彥信等重均李附白惟

讓等主論疏上疏月專欲營護梁千會等又上疏白惟咸疏論濟等賊

徑鄭徹招辭引潑浩　上乃鞫寘宣弘福招又引濟浩　上大疑再鞫

并死杖下○青野漫輯曰初濟浩皆被拿濟與李廷龜同在一間謂曰

此賊人所易知吾則不然君有佩刀抉吾目又曰君既與賊為仇必無死

理吾則死矣翌日廷龜蒙放濟賴松江救受刑配北道遇安敏學謂

曰歸語季涵吾負季涵多矣季涵不負吾他日地下何面目相對失聲

痛哭未至配又出弘福招再拏謂繫者曰吾悔不用趙憲之言盖重峯嘗

戒不絕汝立必有大禍故也濟以血書襦曰妄交逆賊禍及老母南望痛

哭地黑天蒼死於杖下時浩未及加刑松江謂山海柳成龍曰景涵已矣
浩亦不可救乎柳不答李起出松江獨語 上怒曰此必鄭澈所謂山海
然不如是浩竟死杖下潑母年八十二諸孫八九歲亦皆被囚松江復啓引
法拘留獄中庚寅柳成龍爲委官訊尹氏加壓膝尹氏但曰痛哭痛哭
子既與賊觀死固宜矣若謂同謀則曖昧曖昧設使同謀此老身何
以知之遂與諸孫皆不服而死浩知賊情不即告使一家無遺類浩之無識
似不足惜潑之孝友至於此矣趙重峯嘗與潑爲友升堂拜其母及
潑誣構栗谷遂絶交及潑母被逮重峯伏路謁之以毛衣餉之曰寒如此願
備行資哭而送之人服其義○金應南子侖龍洪可臣子咨等皆娶李浩
女浩構死洪疏請移婚金亦上書請移婚畏其禍及也時應南赴京侖

龍之表叔李山海教命龍爲之忮士論不咎金相多〻爲洪惜之申應䪿其潑
弟漫相厚漫早死申在任案任所泝毋禰在近邑申傾備捄之京中明知
大加譏申泝洁悪〻已著而漫交未斷吾之所以周漫毋牛溪稱筆云
白惟讓白仁傑之侄也己丑獄惟讓與汝立書多不道之言有曰此人精是悍愎又曰
此人非人君之量自　上持去甚者下鞫廳命斷以逆律鄭松江澈曰惟讓無
狀豈復爲汝立乎　上大怒教以大臣專權惟讓與子振民同死杖下振民招
曰父既不知子何知之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初振民與其徒十餘人於變
初聚謀曰海西地多李珥弟子必此輩誣告也鄭修撰朝夕入來〻則吾
輩當抗章訟寃擬以柳永謹爲疏頭及聞汝立自殺皆駭散○浯溪記
問曰白惟咸與從兄惟讓論議不同己丑惟讓與三子駢首就戮惟咸揚

揚自得不一言以救戊氏以予應秦擢伴下獄寬遇人以爲天道有知又曰
惟咸與金㦡有隙㦡書風鑑鐵風痕滴汝立之戮尸也㦡序立適目寒淚流
惟咸以爲哀淫措之刑死朝野側目辛卯 天意大悟惟咸寬

柳夢井字

金字顒字肅夫號東岡七峯希參子書南冥婿也

鄭彥信字立之號懶庵寬死後死○與附山海皆護汝立時汝立文書有
癸天文列數君上語極凶悖 上震怒凡寬比汝立者并坐彥信陰嗃宣
傳叔汝立文書時盡去自家兄弟書札至於登對以一不通問爲對其陳伯

鳴之蹤乃其子慄之作也因此彦信大被重典慄也自盡時辭連逆賊者駢首
就獄鄭彦智執手曰左相既出吾輩生矣彦信加刑命下之日松江啓請伸解領相不答
右相亦推於松江松江啓草未成領相李山海起入歇所問郎以啓草入稟領相看過
黑白入啓之際承傳色下來大臣以下例起立首相讀啓後復傳于承傳承傳已到領相
尚在歇所寂後出來問郎以啓草進之領相領相驚曰此事何啓耶左右視而後傳之
人莫不駭愕云○李貴嘗欲學於汝立爲書使協先通協裂書投地曰君欲學之
於我也蓋知其無狀故也李貴以此奔走救協後松江安置江界彦信遣子協勞問致
謝及彦信死協溺於時議以死報德無所不至○庚寅因金州梁洞蹤 傳曰彦信
欲斬告者之說今始聞之命召參鞫大臣林塘向之金貴榮稱以耳聾李準
稱遠坐李山海稱因久不記命洪聖民亦稱問之洪聖民啓曰彦信再三

倡說則山海曰右相之言是矣 坐中有言不可者率遂寢山海啓曰不得明記病

徐啓之也 上以塋民之啓侵山海 答曰人言之或左或右不足異事 彥信與子協

慄云被鞫彥信賜死命下廷中無一言 松江再啓減死竄風北道 弟彥智從吏

判杖竄

鄭介清本名惟清號困齋鄉吏之子也嘗著東漢節義論其措語近於排

擯一道多士皆攻斥之己丑獄以丁巖壽疏及臺啓被鞫介清拱與汝立雖同在

一道一不見面乙酉以校正郎始見面云云節義之說著其節義清談之弊云

東漢之士大義根於仁則識可尚而不無義理非詐朝廷知節義之名不務

節義之實其弊至於矯虛浮誕臣之所論者有意於培節義而反以為排

節義云云 上下介清與汝立書曰見道高明惟兄一人所謂道者何道也校

正時一見爲後無相通之說無乃欺罔乎仍爲詞臣時介清著說逐条卞破
榜示列邑刑配北道再出賊臣所賴僧性熙之招爲拿而介清已死論中矣 介清
嘗守沈義謙務安農舍以資生又棄妻爲僧以風水周流至寶城長髮改名交
娠安門婢銀伊居之下欲學於奇高峯高峯曰見其容貌決不可近也介清
甦憤上京因義謙見思庵思庵留教愛之十餘年薦爲齋郎及思庵失勢
介清反附李山海秉銓陰谷城思庵曰介清本微賤若不乘時附勢難以
立身何足恠也沙溪亦知其無狀松江嘗謂介清不測之人及推向排節義也
介清曰其朱子說也松江厲聲曰朱子朱子汝何知朱子朱子於師背德忘恩乎
介清垂頭不復言後松江每曰介清未叛之汝立汝立已叛之介清 ○西崖請
伸雪啓曰介清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行術自任偶因一篇之著至於滅身

云云南方人為介清立祠○孝宗朝同春白毁其祠○戊戌應校李端相疏曰介清癸亥伸雪只伸其非顧逆也其背師友覆親密遊魁有難自掩又曰臣亡師金長生適與介清 坐同曰不知朴淳否答以其家多文書冊故欲考文字往來云其心蹟之無狀如此云云己亥前參議尹善道疏曰介清七世祖夢松麗末同正世為顯官謂之官屬不亦寃乎又曰李端相與宋浚吉構誣介清講之熟矣蓋介清之貽書汝立寔在汝立逆謀未露之前有何罪也李爾瞻之為小人人皆知之李端相之父明漢贈詩曰文星并與德星俱千里湖山興不孤想得關西新樂譜一時并唱鳳將雛蓋指爾瞻父子而言也人或以此詩罪明漢而臣則以為不然當時在朝之臣皆不能與爾瞻相絶豈獨以此罪明漢乎何於介清之寃即雪之後拈出介清在汝立逆謀未見之前書以為介清罪乎云云星政院十度以

上候未豫還出給　肅廟乙卯湖南儒生羅績等疏卞介清其時委官鄭澈乘
夜逞憾終至刑竄癸亥反正後蒙伸雪建祠矣丁酉故判書宋浚吉請毁祠宇
噫甚矣丙辰吏叅李袤疏曰介清門上章請復毁院特命施行云云湖南儒生吳
相玉等請書院復設事　答曰宋浚吉生時贊之誅使妥靈之地不得香火人心慨歎右
相許穆曰介清與文純正嘗言鄭澈小人情態鄭深怒之己丑獄請拿以至竄死其所
著愚得錄隨手記于餘卷　宣廟覽之教以為此讀書人也向日祖述鄭澈之人誣罔天
聽毁撤書院云云左相權大運曰此公議之論也　上曰復設書院可也○庚申湖儒柳
星瑞等請毁介清備禮之祠且治吳相玉欺君之罪領相金壽恒右相鼎重曰其
院始令毁去者　仁孝兩廟之睿旨也建請復設者賊鑴輩邪論也領事金壽興
右相李尚真議同命即撤毁許穆記言曰鄭困齋先生隱居教授行鄉酒禮

柳夢鼎薦其賢爲州訓導校生洪千景等嘲笑不率教反造言誹謗 宣廟
時校正徑義先生召至京遂辭歸後拜主簿遂爲谷城縣監半年歸時倭將
有変 上憂之問可任將者領相朴淳薦之曰介清以儒術致名容有將才
朴公素多書問先生嘗求覓書先生素不許議政鄭澈之爲人曰飾情偽行非
正人也澈聞之深怨之非久有汝立上変事澈令郡邑廉問罪人黨與嘗捕
者人莫知所以也羅州人五六輩飛告介清與罪人通狀澈宥丁壽巖洪千璟
等其羅織及推問皆無實澈曰介清嘗著排節義論惑亂人心栲問之南
方之俗好氣任俠以爲高先生作東漢節義晋宋清談說以警俗澈以排節
義啓上以澈之也照律配慶源月餘先生沒後鄉人立祠祀之 孝宗朝澈亮復
用事白 上毀其祠南方人以推尊鄭氏附儒賤者五十配去者二十禁錮者四

百云
崔永慶字孝元號守愚南冥門人也官持平己丑罪死後贈大憲○曹從曹南冥
遊事親孝以名柳癸大親家在城中不事交遊清介絶俗牛溪一日委造叩門良久赤
脚小婢出應俄而永慶出布衣草履寒色蕭然坐無一点塵牛溪歸語白仁
傑曰見某歸忽覺清風滿袖自是名播士林嘗與鄭寒岡不悅寒岡植梅一百株
名百梅軒一日崔訪鄭〻適出他崔呼奴覓斧盡斫其梅而返其為人如此孝行
薦超拜持平好危言激論上疏曰朋比成風罔已日甚云〻其友奇大昇嘗容
氣議論偏頗崔信其說牛溪謂栗谷曰崔孝元來則不益時事乎栗谷笑曰
不過添一行高之奇大昇耳永慶時學識不足而只尚氣節故云然○汝立獄起憲
府啓永慶與逆賊交密鄭彥信書所謂孝元亦指此人請削奪 三啓不

允先是玉男招諜王吉三峯又賊黨言吉三峯爲上將鄭八龍鄭汝立次之遂尋
吉三峯所在或云吉三峯或云崔三峯各言年歲貌色大同小異永慶捉大成見諸
賊招曰宛然吾崔同甫叔父之貌於是永慶爲三峯之說傳播西南湖伯洪汝
諄密啓吉三峯乃崔永慶云一邊移文兵使楊士瑩則士瑩固許諾金睟之言先
已逮崔矣崔乃就鞫湖南人梁千頃亦上疏崔與賊通云云崔供曰某年以後
絶不相通 上乃下某年後汝立與崔約遊頭流山書曰此書在何歟問也又下一詩
曰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撓有髮僧此必永慶作何等語耶崔曰友人
李魯傳之偶置匧中矣松江啓此詩乃昔年鐘樓桂匿名書也永慶之不能
詩國人所知永慶素尚氣節又以孝行名豈無同參逆謀之理 上命放仍教
曰身居林下自以爲處士遂執朝權以其弟目不知書者至爲臨民之官求見

朝報如見不及處士果如此乎天網恢〻桀圓難逃云〻餘慶永慶之第也以諛錄朝
着間事送于永慶刑覺崔之文書中有李黃鐘書稱逆獄為士禍拿黃鐘刑死崔
獄因此嚴重○憲府宋象賢張雲翼等請遠竄諫院李洽李尚吉具箴等
請再鞫竟死獄中○牛溪在坡山聞崔被拿致書松江曰崔孝悌清修豈預逆
謀須力救云〻牛溪聞崔出獄使子文濬往見曰吾輩父交大義未絕思欲未死
前一見而今不可望云〻崔答曰余亦欲見若翁而死何可得也仍自囊中出栗
谷書曰此書未及作答而栗谷遽亡云〻蓋聞松江救己之言而答也牛溪聞
崔再繫死返來轉喪輿松江書曰聞崔死不勝傷歎此人放倒不能守
分然高亢之士既無情犯再牢而死其可以服人心乎可惜　辛卯鄭松江回達
備寬大諫洪汝諄啓言三峯崔永慶之說出鄭澈徵梁千頃說出拿

千頃等嚴刑誣服死　甲午權愉誣松江構殺永慶鄭佺世金字顒請削奪松江官爵贈永慶大憲　壬寅鄭仁弘爲大憲請削牛溪仁弘門客朴惺文景虎等疏誣牛溪構殺永慶云云事在下辛卯甲午丁酉辛丑壬寅等年

許穆記言崔守愚事曰初牛溪隱者與崔先生　甚善沈義謙以外戚方貴用牛溪見待頗厚先生恥之遂絶時相國澈者位貴盛先生曰索性小人澈聞之怒及己丑獄起有告吉三峯者澈令其客造言以爲吉者慶也三峯別號也以此傳播陰令御使發崔永慶事以實吉三峯之語御使吳億齡不從澈詐迴乃使兩南監司及兵使啓上獄復起先生對獄案無三峯之号即釋之澈又令兩司請再鞫瘦死獄中後　上悔之追爵之深咎兩臣至謂迺渾毒澈云先生初得釋牛溪使其子問之曰見嫉於誰而至此也先生曰吾見嫉於若父後

有鞫有儒生金宗儒抵牛溪所乞解牛溪默然久之曰其人偏僻無言或
自号三峯云宗儒退而出々曰守愚死矣相国徹案至獄而守愚弟子深
咎牛溪以此故也白沙己丑録載先生究事甚悉後其子孫聽用事者匿之
有僞作己丑録行於世云々○辛丑吉雲節謀逆伏誅雲節即善山人直講梅
之子也鄭汝立侄蘇德愈己丑竄配濟州至是雲節潛入濟州與德愈謀不軌
牧使趙儆拿送于京誅之日月録曰己丑所謂吉三峯不得捕今此雲節頭
有三角兒名三峯云必是此人云矣○国朝宝鑑曰天安私奴名吉三峯者勇猛
絶倫爲犢賊官軍襲捕輒脫逃名聞国内汝立使巫覡等揚言於海西曰吉三峯三
山兄弟領神兵或入智異山或入鷄龍山又曰鄭八龍神勇當爲王不久擧兵云々八
龍即汝立幼号不知希疑爲别樣人也

初己丑獄逆家收書時孟山守金穎男及奉使人希時寧肯出其手跡而大之故

爲復捕使賊避匿之說湖儒丁壽巖上疏言之且極言李山海等護賊之狀

及李預直韓孝純柳成龍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金應南宋言愼南彥

經李弘老洪汝諄金弘徵之罪 上震怒下壽巖獄山海等召欄前慰諭之時

趙憲赦還於中道上疏斥時輩適有湖儒梁山璹疏斥作時輩且請召趙

憲 上批曰此人等獨贊鄭澈可哂趙憲奸鬼欲再踰磨天耶又 傳曰趙憲前後

之疏私奴宋翼弼所嗾云況叛主逃躲尤爲駭愕捉囚立鞫治事言于刑曹

○秋潤癸甲錄曰于居仁與鄭嗣源相訟交河堰畓居仁黃有慶之奴也居仁宗

探得一冊子乃當初始訟時同謀分利人姓名錄宰相朝士甚多嗣源立案時有

僞印跡而李珥致力訟官不敢決幾乎十年甲申工參鄭彥智啓嗣源奸猾年

利而其子健婦翁宋翰卿兄弟假名士流與搢紳名流交結藉爲勢挾動訟

官云云 傳曰交河堰畓訟聞有士大夫預其間云臺府請罪郭健允之鄭澈避

嫌洛翰卿嘗與一隊名流交遊於澈亦爲遠族相知日久頃日鄭彥智所謂與

搢紳交結者此也李裕仁等紹述彥智之論以憤嫉翰卿之心移怒於郭健無疑

搢紳助渠爲勢云云 備忘記 庶孽宋翰卿締交名士作爲三窟與其壻郭健爲

嗣源謀主非理好訟翰卿以渠魁濫個刑訊定罪事 分付刑曹 辛亥時年卅三

窟之語避嫌院啓 請勿治郭健翰卿之罪云云 至是下此教

宋翼弼字雲長號龜峯 祀連子也與李山海崔慶昌白光勳崔岦李純仁

尹卓然河應臨號爲八文章 栗谷嘗入場對天道策有學者來問者栗谷曰

宋雲長高明博洽宜問之學者坌集奔波 先生左酬右應愈叩而愈不竭先生以

古道自處雖公卿貴人既其之友皆抗禮字而不官人多訕罵亦不以爲意也

洪叅議慶臣諫其兄寧原君可臣曰何其宋爲友吾必辱之寧原笑曰爾欲宋其

手必不能也後見先生至不覺見降階迎拜曰非我拜也膝自屈也金瑬大自負不

肯下人一日邂逅先生于山寺撤其葉目聽其言久不能去及其成大勳身都將相

曰吾之得此親炙龜峯之力也趙重峯以爲先生學邃經明足盖父從故成李

兩賢皆作畏友徐孤青起謂學者曰爾欲見諸葛亮惟見龜峯也仍曰吾以爲

諸葛亮似龜峯也　栗谷被誣而李延平貴欲爲訟寃先生爲草疏犀幟又無懸

遂嗾安貞憨璿子孫謂先生祖母本安氏婢欲還賤而滅其家李山海謂先生

曰君之禍祟在栗谷隨衆詆毀則免先生曰雖死何忍安氏起訟先生知禍且不測與兄寃

避仇山海與松江互相保佑時山海附時輩結奧援以固寵先生作詩譏之至己亥

冬因山海蛩語之入 上忽下手刑曹曰私奴宋某畜死之朝廷趙憲疏陳無根此人指嗾擬因龜峯先生遂自就理與其弟翰弼俱竄癸巳蒙宥盖貞愍叔父寬亨有婢侍貞愍考司藝敦厚而生女是爲先生祖母生祀連屬天文學安氏子孫謂祀連之母非司藝女即前夫所生而來良云云 互見中宗朝辛巳鞫獄 ○南溪集曰祀連誣殺安相家雖孝子慈孫不能掩其惡者也世傳奕祀連時會客頻盛及題主鵝溪以名筆在坐龜峯不屬鵝溪而屬栗谷屢辭不獲已書之栗谷初料如是既往而不書則交道將不全不得已書之若龜峯之義則未知其意時以是爲孝乎豈非近誣乎云云金荷潭謂書龜峯母之主云豈南溪之誤聞乎涪溪記聞曰宋富弼翼弼翰弼皆能文善談論與牛栗爲忘形友栗谷爲書其母之主富弼嘗曰五禮儀申叔舟所做吾不取也文士某聞之曰宋祀連所做富弼等反可取乎其坐是坎坷○澤堂俳語曰龜峯天

覚遠悟學者多從但家有世累不思盖覆身居賤流果自尊大鵝溪位極人
臣而每以短札曰汝受拜狀其於牛栗圖以平交角汝以此為世所憎及其寬配
遭倭亂得放猶大言高談到處户屨皆滿窮竟其人有奇才絶藝而其學乃是
明之空見非有躬行心得故其處身行事如此
庚寅院啓擬汝立黄郝金提學其時堂郎請吾羅正言黄慎主論而其時
銓堂李陽元也及李山海也初趙憲之疏作山海也吏判洪聖民以收敘憲特進之黄
慎疏救聖民 上特補黄慎高山○府啓李輅任忠監時製述多士乃出大策
昆岡之賊其中知識疑而不製逆獄方張之時此非可出之題隱然有不平之意
請羅職金應南已婚於李洁又下妾於其门造成逆賊之勢請遞差參奉
尹起莘周流两西交結逆賊以為詿誤一世之計請削黜依啓起莘嘗接同

因林府○韓百謙坐收李震吉屍受刑一次韓後議坐薦震吉翰林制職柳
宗智坐其逆賊親厚被罪 上教曰領府事盧守愼甲申冬在政府薦賢
乃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無非奸賊之輩安有如此大臣乎披閱其薦不覺
髮豎及其變作後雖未及汲汲待罪寂寥數月未聞有一言朝廷從公論處置翌
日三公啓曰盧守愼昏謬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而四朝舊臣命脈如縷以示
寬典兩司請削職 上只命罷職

盧守愼字寡悔號蘇齋又號暗室又號𡖗村寓後別提鴻子李徽曳延慶婿
中宗癸卯登科 明宗乙巳禍以吏郎謫珍島十九年 宣廟乙卯右相至領相謚
文懿○成廟時有士夫竄謫自官供給之例仍以成規公在謫中縣令圍[illegible]有端
曰罪人安可玉食買粟給之月夜公使童奴吹笛守曰罪人安可樂因其奴及公夫用

其人坎輌○栗全漫錄曰公謫琛島太守定一官婢來往人者炊之晝則執役夜則
寢戶外令退去曰太守令也不敢退如是往一年雖隆冬不忍憐之許入戶內如是
又一年猶不近之一日蘇齋曰汝年已長可退去嫁夫曰服役三年情義已敦不敢
言退公義之遂為妾宥還挈來享富貴三十年生一女即坡牧許徵妻也○乙
亥公從栗谷言白選中鄭孝元之後毘士類疑之對詳瞭自明識者笑之○公久
有重名為相無建白崔永慶曰盧相之唾可治瘇人問其故曰未言之前唾治瘇極良
蓋譏之也戊寅進左相　上曰近來廉恥日喪何故也金誠一曰大臣不恥受賕盧避
席對曰臣有一族人適為邊將以臣有老母寄貂裘臣不能卻誠一是也
上曰臺臣直言大臣引咎兩得之矣盧出謝金曰古道復見於今日○辛巳公病
免相公遇災無建白士類多非之松江制衣不免　批荅有曰自卿爰立人皆驚

至治可復哉至于今蔑蔑無聞此豈獨寡劣人之恥云云議者謂此說近於論
劾○石潭日記曰盧守愼謂人曰李珥於經席上多言恐生耳珥聞而笑曰我
退則無言蘇齋可無憂矣蘇齋二十年遷謫之氣節消盡矣山海問曰蘇
齋進相有閑於時否珥曰蘇齋辭言如工匠之坐食雖無功亦無害若毀尾畫
墁者代之其害豈淺乎○澤堂集曰蘇齋自少屬意祖述靜菴及在海
中讀羅整菴困知記以為廣大精微不下程朱用其說改作人心道心傳註
又改定大學章句皆陸王意也自是為學者間雜禪學宗自蘇齋啓之
自製其墓銘曰先生海陽之盧氏守愼其名寡悔字有號桑村乃其宗奎衡台
之塵生五龍曹祖諱敬長參奉鄉 王考諱翊守贊成而禰諱鴻別提相外祖
自奉事李氏長正德乙亥後子五夏既望未時震影髮下青馬日中兩舍外累宪陽

月巍科登即老修撰春司書秋入騎省更直廬 仁后在即半載強又添正言
天曹郎因尚未就商山援奇系昇平沃州因握節回且羈紛安○當宁入召侍讀
官特進直學及贊參輔至薇院復玉館次年祈養得西原陟俞方伯因奔哭
白華逮寅禪餘疾綴月送胃院府首再鍼玉臺再副銓尋承降肯掌銓權
衆推韓陳遂接使慈廉猶將館伴備流大方暢秉文柄水鵝翻嘶議國政
大樞還右黃扉還金鮑暮齒秋重迫謬危殊馳僭踰多知止致仕慎閒加
病乞骸骨非一二宣至喉舌抱三四憂虞惶痛辭七世忍為生行死返許扶
戌後遷棄麗性行罷陵無窮為用領小事糊塗終成累大義分明信無愧
某年某月某日逝某年某月某日瘞斂手足形是歸全集裁先丘西麓偏題
四尺石曰暗室尚從典敵殘芬茲廣陵老師女為婦陰城寡夫子為後有

孫醇恪極保特爰纂詩禮以付之百代祀壹不絕盧而今而後吾免矣

庚寅下宗系誣錄光国功臣尹根壽等十九人先是大明會典及祖訓載我

太祖為李仁任之後連試四王得国云 太宗朝始知其誣即具奏請改 帝允

之及今聞會典改纂纂遣使請黃廷彧得新會典載我国下誣事來戊子俞

泓至京懇乞扣頭流血 帝嘉之徑賜會典到山海關主司馬維銘贈詩曰国王恭帝

命貢獻獨虔誠曉騎隨塞驛宵驂度漢營上林雕擊雁長樂聽帝鶯歸

之無煩訟天朝白聖明 上迎勅告廟次頒曰宗枋今始定莫謂是予誠

列祖功曾積諸臣悃幾營題治國大造歌竟及流鶯顧寄畫〻之千秋戴

聖明 至是尹根壽得失秩來俞錄前後使功是先王臺創論無功濫錄

首功盡棄〻 中宗戊寅下誣使李耔韓忠也領相李山海議既已須叅有難

変陵李舒韓忠袁呂贈職依功臣例不祧依議施行廷臣請上尊號 上謙
讓翌年始許之 大殿尊號正倫立極盛德弘烈中殿章聖 ○ 光國功臣唐
城君洪彦純以譯官入京到通州謂主嫗曰願見中原一色嫗引一叉髻行色
草草縞衣凡服愁色滿面洪曰問嫗言是士族何為托身青樓女曰父母以浙江
人仕京俱沒反葬無路非不知倚市之可恥要得例需為資云說淚湧洪
愍然曰當費幾何曰人言二百可遷兩柩洪贈二百銀曰持此返葬好歸簪纓
吾亦能知禮豈敢污中華士族處女等女下庭百拜謝後二十年洪隨黄廷彧
到皇城外望見朝陽門前彩幕連雲一人馳來問朝鮮洪判事為誰洪怪問
之曰石侍郎夫人奉邀洪驚惶進至帳外俯伏夫人曰吾蒙君高義返葬
父母感德在心仍備盛饌一行中問曰君有甚事洪具述始末夫人曰宗翁

令爲禮部侍郎當極力周旋也果準事還夫人詔洪坐黃金交椅酒罷
贈五色緞各二十疋每疋刺繡報恩緞三字曰此吾手中帰以爲衣資庶報萬
一洪伏地固辭還報到鳳凰城見四人擡扛舁錦及夫人手札來洪白使臣領帰
洪所居洞名爲報恩後訛稱美墻壬辰以尚書之功幷夫人之功云洪孫孝孫靖社功
臣官肅川府使

辛卯二月以右相柳成龍兼吏判以崔興源爲吏判 二月左相鄭澈陳建儲策
上怒免相先是柳成龍初拜右相見左相鄭澈曰後宮多王子國本未定責在
廟堂吾輩不可不力諫圖之澈曰領相從之乎柳曰吾兩人爲之則領相何不從
乎澈許之乃通意于領相李山海約會山海不至再約又不至後日經筵澈
首請之 上震怒山海賊啞退縮成龍亦從無一言副學李誠中大諫李海壽

進曰此非獨澈之言臣等所共議澈由此大忤 上意罷相蓋聞時仁嬪金氏
生信城君寵冠後宮其兄公諒與山海相密內受 上旨而外嫌鄭澈故有
前後退託之事云是時權韠有詩漢代承相乞香車轔轔夜入金張家山
黃岡問答曰先是牛溪沙溪松江在座松江曰汝立之亂多得於黃海金堤其
時擬汝立於黃海及金堤者不可無罪也沙溪曰汝立盜名擬謹例也不必罪之牛溪
曰若爲都事縣令以資其勢則宗社之憂何如也不可無罪也李希參自偶西
南間論而與三賢相親者也聞其言直至山海家告之山海大懼時鼇峯適至山
海曰長者欲殺我我當死矣蓋山海擬汝立時銓長而長者指牛溪也山海大御牛溪
及松江及山海爲領相西崖爲右相松江爲左相時 宣廟無嗣而多王子朝
臣之議屬於金嬪儀所出光海 上意在於金仁嬪所出信城山海謂柳相曰

今左相新登相位必有急務願右相問之以爲同啓如何柳相見松江告山海之
意松江曰建儲一事似爲急務如何柳曰極是山海遂徇同啓前二日山海密招仁嬪
弟金公諒謂曰今新政承欲請光海爲世子而欲除去仁嬪云汝聞否公諒即入告仁
嬪仁嬪泣訴曰歸死 上怪問之仁嬪曰新政承立光海爲世子而欲殺小人及一
族云 上曰爲無其事矣明日稱腹疾不來松江與柳相入松江首言建儲
上既聞仁嬪之言頗疑惑之際遽聞此議大怒曰今吾猶在請建儲欲何爲
乎天威震疊松江出待罪柳相不敢出一言而退此山海陰去松江之巧術也時西人
一隊盡知公諒事兵判尹梧陰以公諒隷府下欲以罪誅之山海知其意以語
公諒公諒懼白仁嬪仁嬪訴上 上雖怒無救策乃選駙馬於梧陰之孫
尹新之爲仁嬪壻使其祖不忍殺公諒也山海憾松江又有一事時有宴會

滿朝皆赴山海有故不赴作詩送之年月下書鵝翁松江見之曰此大監
今日直出自家殺山海開之大賊云　閏三月因二府啓前右相鄭澈罷職
仍　傳曰古者罷黜大臣榜示、廟堂昭示罪名今此鄭澈罷職承傳依
古事榜示朝堂六月二府啓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請罷職依啓於是大
憲李元翼大諫洪汝淳合啓鄭澈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交相朋比教儒
生上疏名鄉士類并驅逆賊欲殄滅異己之人請并遠竄允從之又啓贊成
尹根壽判府事洪聖民牧使李海壽府使張雲翼黨附鄭澈請并黜
從之又啓兵判黃廷彧承旨黃赫柳根戶判尹斗壽監司李山甫司成李
洽正郎任鉉金權縣監黃愼具宬等黨附傷人請并罷　上以爲廷彧赫
父子貪濁風聞未必盡信斗壽寬厚有才根壽可惜不允餘依啓又連

啓斗壽寬赫閘集門黜兩司又啓監司李誠中往來鄭澈門下人爲性
傳虎護鄭澈請罷職 日月錄曰誠中性傳俱是南人而渾入其中或疑南北
之分張亦判於此際耶請罷丁巖壽拿鞫時論救臺諫允之其時臺諫執
義成泳掌令沈喜壽尹暹持平申礫大諫李增大憲崔滉司諫李偃
黔獻納白惟咸俞大進正言姜燦李洽 傳曰鄭澈賦性狡猾到配交通
雜人嚴加籬圍可也領去都事李台壽馳啓鄭澈病不得趲程 傳
曰押去罪人任意緩行拿鞫遣他都事押去九月大諫洪汝諄啓崔永
慶爲吉三峯之說不過鄭澈陰嗾梁千頃兄弟及姜海使之做出也請拿問
千頃千頃被訊其妻從兄奇孝曾教千頃曰引鄭澈汝可生矣千頃遂誣引鄭
澈乃減死決杖死於杖下姜海誣服衣帶既自明冤枉○日月錄曰時人尙

措鄭澈先奉柳拱辰等既得罪則 上心可知故迎合謀論啓鄭澈盧植
秘亮擅弄朝綱且與宋翰弼兄弟結爲心腹接置其家而及其下教捕捉猶
且匿置翻制松官必欲改奏又曰丁巖壽等陳疏非多士所爲澈門一二客承其
指嗾以成其謀云云 上答曰鄭澈他餘罪姑勿論惟其陰嗾湖南之士構盡
一代名卿士大夫之異己者毆驅之逆亮惟此一事其心之慘毒鎭鄕爲下云云大
臺李元翼等既罷鄭澈白惟咸等乃肆發亮論尹根壽以下諸人一并
啓竄忠如趙憲者不能容身於未死之前賢如尹根壽洪聖民辛乃排
擯而力行亮論不以爲怪他人何足道哉李文忠中興名相猶不能免身爲
臺長甘心起事蓋柳拱辰若無睨來蓋從當初網打之謀難以贖矣又曰
負戾怒喝朝暮大禍愚智所共知而桑土戒虞未有所聞而日月孜孜不出

於党同伐異清談陸沉之罪何可獨責於夷甫○荷潭錄曰 宣廟辛卯
李山海主論鄭澈罪使金睟向于爲性傳性傳執不可洪汝淳劾性傳南北
之論岐爲李山海李爾瞻輩北也爲性傳柳成龍輩南也
壬辰倭大擧入寇五月 上去邠住開城府慰諭人民〻有請召鄭政承者
上即命召澈赴行在盡釋党○臺諫以領相柳成龍成主和請罷從之○上
駐平壤臺諫論李山海金公諒等罪山海竄又請斬公諒 答曰國可亡無
罪之人不可殺也累啓乃允時公諒已避亂于江原道尋之不得亂定後不復問
○六月 世子駐伊川前參判成渾赴召到伊川世子以便宜拜渾檢察使 上召渾
渾九月自分朝入覲行在命以爲右參贊渾上箚辭職 答曰聞渾到此良用嘉
悅國家將賴卿恢復今此陞秩悅矣勿辭 時大臣啓善人天地之紀請加褒

擢故有是命大臣尹斗壽也日月錄曰後斗壽坐罪以此云○九月鄭澈爲都體察
使自行朝介向京湖○十一月以成渾爲大司憲渾上時務九條○十二月臺諫請罪
署国三人寵洪汝淳李弘老宋言愼 答曰此何時而爲此論乎此等人之罪
予所未知也但頗言鄭澈之奸矣再啓 答曰昔攻李珥者予未嘗一言斥之今
如是無及後一弃而陷人乎諺曰鯨戰蝦死此之謂也然所論如此依允又下備忘曰
昨日飮酒荅兩批意是其言異此等人頗劾鄭澈以爲奸云耳○全羅監司金睟
狀啓體察使鄭澈爲臣防湖南盜勤王則分將上去而臣乃自將上來水原
軍情以體察使之言爲喜逃去者千餘人 上震怒曰鄭澈不念国家同知
柳永吉啓曰鄭澈酗酒迷亡尹斗壽才非恢復云云左相尹斗壽出待罪日
月錄曰鄭澈之言雖誤苟非傳令則因體察一言軍之逃散似不至千餘

設或有之旣不從則又非陳狀起釁之事永吉者未知何狀思魅而倖窺人
影必欲含沙未知使永吉自當則能辨兩相事否
癸巳三月 上自龍灣還御 永柔成渾病未扈駕追至侍罪 荅曰卿乃
義兵將國之恢復可期一時道路事何嫌焉十月 大駕還都 時渾病未
隨駕甲午二月始入見 上教曰當初變出蒼黃車駕過卿廬舍之前卿不
來向自知罪重欲死不得今卿來詣不勝感激流涕云云渾上疏自劾 上又教曰
國事至此卿宜姑恕予罪規畫邊務尚蒙卿之力掃蕩此賊予敢不報卿
之德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有感於冥冥不勝涕泣之至渾又上疏不省初渾所上
時務十餘事 不荅啓字下備局請施行 傳曰成渾所獻貿易之策勿施蓋
變初牛溪方被虜且義不敢輕進俄而遽去卿 上到臨津問成渾家此去幾

何李弘老誣指近處小庄曰此渾舍也當此時渾豈肯來渾舍蓋距官路二
十里也 駕駐義州時弘老聞牛溪赴世子召言於 上曰渾負重望已歸
於世子事無可為矣及聞牛溪到行朝又曰渾之來爲世子圖內禪也 上既畏
聞其後故至是有此教
甲午夏四月顧摠督養謙移咨我國姑請講和事奏聞朝議持難忠監
李廷馨狀請從顧咨時議大怍至請置極典時成渾以左參贊與柳成龍同
爲入侍與成龍陳其可奏之意且力救廷馨 上震怒渾不能畢其說而退上有
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願不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仍 傳曰凡今朝廷處
置皆渾邪說所誤命榜示朝堂渾上疏待罪又上疏自劾略曰臣聞李
廷馣守城事每以伏節死義許之雖今書狀可驗其誠可假至於奏聞之論

則東征將士不肯力戰乃開和事謾言賊歸去年奏請中外其欺罔之掌
乃致怒於我曰以怨報德又曰吾怕甯國殺了我臣謂今日所仰賴者天朝
耳天下事皆出於將相大臣今之怒我如此將何以善其後乎顧侍郎手握大
柄高下在心將欲攄憤於我識易爲力是以欲據依其咨以奏曰天兵既不
再舉分閫大臣將欲受降而退賊小邦何敢但心乎惟願從始拯濟云云則在
我復讎大義無所撓屈將相大臣亦無所攖拂矣臣之本心惟此而已云云渾又欲
爾瞻惶懼不果退歸田里日月錄曰甚堅陳金宇顒等相繼請治渾罪時李
爾瞻與成龍角立爾瞻倡言主和者成龍而及以成渾爲主和成龍直其奸邪也
由是時人不敢恣意攻渾又曰李廷龜稍自與成有異而極力相救蓋有其所切
也卒以是爲君子疑所陷則君子用心固如是矣彼獨何心以崔永慶事詆誣同

極郎不勝痛歎

育前縣監權愉者疏曰林下之士見陷於鄭澈從致甚死問林下士爲誰對以永慶於是金宇顒鄭經世等論鄭澈搆殺永慶陽救陰擠云云鄭曄尹昉申欽李慶涵李時發辛慶晉李曄光朴東說立異時鄭澈以體察使已卒矣遂追奪官爵時澈喪未除子宗溟持服進疏訟冤不省○破寂錄曰時事大變鄭琢金應南相繼入相

乙未大司憲金宇顒疏請治和事之罪○破寂錄曰鄭琢請放李山海從之未久臺諫論遞琢人謂請放山海之罪故成龍之意是云南北之党患甚李元翼代琢爲右相南以恭金藎國等欲通李慶全清望吏郎鄭經世執不許慶全山海之子也

丁酉夏四月崔喜男洪奉先南以俊尹泓柳涌等疏言李濟白惟讓冤死皆
鄭澈白惟咸之所搆云云 答曰南言誤矣前正郎朴惺疏言李瑱成渾曰渾
與瑱締結爲將亮之賂崔永慶初不知渾心術及悟其奸遂絶交爲渾誣
置死地其指嗾者成渾也構誣者鄭澈也云云惺即仁弘之徒也
戊戌秋七月領相柳成龍被劾罷以李山海代之初 上以丁應泰理誣事議遣
大臣時論成龍 成龍辭以母老又有待大臣不可斗維馬繫等語 仍白右相李元
翼欲自往之 上遂遣元翼而薄成龍持平南瞻首劾成龍命泓李涌等
相繼投疏成龍遂罷十月削前領相柳成龍爵臺諫論其首倡和議之罪也日月錄
日盖仁弘與成龍有隙令其徒文弘道論之以盧杞秦檜爲比且有董卓郿塢等語
南以恭疏曰當鄭澈肆毒之日禹性傳李誠中以成龍腹心諂附奸澈流害縉紳無

非成龍之陰嗾也成龍憤而入被劾遂與士流異爲致令朝著不靖南北之說
又作於世寔成龍作俑也倭賊之讐不共戴天首倡和議與沈惟敬相爲表裡
此非但我國之罪也寔天下之罪人也云〻右相李恒福䟽曰今旣以此罪成龍則
次朞鋤削當及身云〻
己亥夏六月兪泓還柳成龍職牒三司爭之 答曰以主和二字執言至此成龍於
秦檜〻專妻子潛來主和議殺岳飛今成龍亦有潛通陰謀之事乎蓋其愼
宗社之將亡天朝旣令許和故權就其事律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
原其情不過如此而已嗟〻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矣此
皆右相之罪人也蓋賊旣與我爲讐大小臣僚皆以爲不可和渾執己見倡和
議則誠有罪矣是時許欵之議創在中朝非我國所能爲也設以爲罪

成龍為首廷龜次之渾又其次也日月錄曰 上於成龍分疏若此歸罪於成
渾下嚴教然後人皆知和議非渾之罪而 上怒渾出於讒間故前後攻渾
之徒構誣無所不至而未嘗有言和事者○破寂錄曰己亥南以恭金藎国
劾洪汝諄又分大小北主南金者為小北主李山海者為大北
庚子時領相李元翼遞復以李山海為領相○破寂錄曰李元翼從論柳
成龍事且言任国老不可用云云国老山海亮也崔鐵堅劾元翼遞之山海復為領
相洪汝諄為兵判爭權相攻主洪者謂之骨北主李者謂之肉北李爾瞻論
劾洪汝諄劾百僚廷論不止 上兩黜之山海汝諄爾瞻慶全等削奪官職西
人滿朝
柳成龍字而見号西厓監司仲郢子官領相典文秊光国扈聖两功謚文忠

宣廟己巳以書狀朝京太學生數百人來見柳問本朝名儒何人爲宗耶相顧曰王陽明陳白沙爲宗柳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禪學之換面者不如薛文淸一出於正也有吳暠者喜曰公能矜正論吾道之幸也序班引僧徒序於前柳謂諸生曰諸君冠章甫反居彼後乎曰彼有官故也柳謂序班曰吾輩冠裳之人不可立道釋後也序班言於鴻臚却二流置後庭中動色○甲申拜禮判時擇駙馬無避同姓異貫蓋有意屬故也公曰禮不娶同姓劉聰納劉殷女綱目書以犬羊雜糅唐昭宗娶李茂貞子迫於強臣也事遂寢○日月錄曰柳與李潑有隙鄭汝立崔永慶鄭仁弘爲所羽翼金誠一李誠中李德馨爲柳羽翼後仁弘與柳爲仇敵南北始分○己丑獄柳名亦出於賊家凡文書中柳上疏自劾 上曰卿心可質白日特授吏判尋拜右相當宿衛禁中 上遣

内豎見其深夜端坐閱書 命煖酒賜之柳通訃国因田信奴米貢物進之沐服
定價未久為浮議所沮論者惜之亂後柳請設訓鍊都監教以鳥銃創刀
之法一如浙江公初從退溪先生曰此子天所生也自為秀才以遠大自期留意經濟
治兵理財無不講究 宣廟甚重之朝論角立毀者相軋不得有為○石潭
日記曰柳有才識善 數奏但不能一心奉公有顧瞻利害之意君子以是嘆之
象村彙言曰壬辰癸巳羽書旁午西崖口呼成文迅如風雨煥然成章真奇
才也漢陰白沙其亞也朝廷錄扈謹白沙首擧公爲此老不可以一善名但欲洗
鄧鳩之誣再稍文弘道啓辭也壬辰初玄蘇書來有同犯 上国語大墨尹斗壽言不可
不具奏柳以爲變虜恐動之言不可遽奏 上令奏聞後西崖懲毖錄以自家
獨啓奏之事得天朝之力海平嘗言西崖記壬辰事凡諸善歸之己以掠美云

○青野漫集曰西崖才氣足爲間世人物其集中記丁酉李金浸楊經理再造之功
何也素沙之捷塗人耳目而猶欲私晃之而沒之其心之不公如此所以有流俗之譏○
晦隱集曰完平可欺而不忍欺西崖欲欺而不可欺也○浯溪記聞曰西崖久爲三公清
寒如寒士爲政公明人不敢干以私爲奸人所陷歸安東舊庄家食十載而卒
祀屛山書院又祔廬江退溪廟有集十卷愼終錄永慕錄懲毖錄觀化錄
李山海字汝受号鵝溪府使之蕃子土亭之姪領樞李甸玄孫也領相四歲能讀書
五六歲能作詩書屛簇名振都下二十三登第 宣廟辛巳爲吏判一循公道士論翕
然○丁亥李延平貴疏卞栗谷誣龜峯草疏山海以蜚語入之 上怒因治龜峯
竄亂之迹平疏曰出入義謙之門曉夜相逐者細款於東人倒戈攻之 上召問貴答曰
李山海贈義謙詩有洛下春來重見札山溪夜黑慣相迎此臣所謂曉夜相

逐者也云云山海以吏判啓曰臣壬戌入玉堂義謙癸亥爲玉堂同直久不曾追逐甚
被疎是臣曰李珥非玉堂乃玉堂也此則人所共聞也義謙爲湖南伯求別詩於
臣且到臣家適暮過義謙伺臣家後洞山路而迎之又乘暮來見赴湖後追書別
詩以一詩答之云云 石潭日記曰吾友汝受不久必作政承人問其故曰我国政承必醇
謹無才氣無猷爲而挾清名者居之○己丑逆獄起丁岩壽梁山璹趙憲疏請山海誅
賊 辛卯松江陳建儲策 上震怒鵝溪欲論松江事禹性傳以爲不可南北之論
始岐焉至乙亥興南以茶金蓋国又分爲大小北○涪溪記聞曰鵝溪既登台司
生是失其心 奴事仁嬪弟公諒以固寵遂得罪清議壬辰竄平海復求入相西崖
當国惡之鵝溪恐入骨髓與其黨謀至戊戌逐西崖而代之濁乱朝廷 上覺之 命
黜十年不召又曰壬辰鵝溪倡西幸議駕至江都 命竄之黃慎撰教曰奸臣

首倡幸蜀國忠之首可懸諂使國罷罪固難赦而以西幸爲罪輩彼豈服哉○

荷潭錄曰庚子山海與汝淳爭權 上兩黜之山海爾瞻遂有疑貳之心乃密托於光海爲後日逞憾之計又結鄭仁弘進於光海而爲山林外援終成廢 大妃之計○東平尉見聞錄曰山海爾瞻見忤於 宣廟畜憾非一朝一夕 宣廟寢疾將不起山海就柳希奮兄希聃家日夜與希奮謀爾瞻鄭造李惺外援往東嶺南嗾仁弘疏論柳永慶謀危東宮 宣廟大怒竄爾瞻仁弘等俄而 宣廟昇遐事乃大變

辛丑春三月生員文景虎疏曰崔永慶爲權奸鄭澈所陷瘐死澈不足論而渾之罪重矣永慶聞渾與沈義謙爲心腹遂絶交焉渾之欲肆毒於永慶者久矣及己丑變出則渾與澈卒成構陷之計毒澈之罪薄施貶削而渾之罪尚保

名位至於門生徒黨參居要津又曰壬辰 大駕過門儼然閉門不出其遺君負
国之罪此無極矣云云日月錄曰仁弘欲搆成渾未得許嘗著崔永慶行狀張皇
誣飾傳播於世丁酉使其黨朴惺疏詆之至辛丑李德馨遣李貴往嶺南治軍務貴
以仁弘居隣豪强頗加裁抑仁弘怒使門客景偉上疏云此疏至十二月始踰嶺而下大
憲黃愼避嫌景偉敢肆誣罔欲試傾軋之計云云 執義李成錄掌令趙翊持平閔有
慶啓成渾之於永慶獄後始救解人所共知云云 答曰成渾之爲人心跡敗露不足
責也黃愼阿其所好朝廷之上是非安在獻納李軫實正言李鄕雲金止南啓景偉做
出不根之說歸罪於成渾又欲波及於門生云云 ○備忘記年前南人朴惺肅疏陳成渾
陰殺崔永慶之狀南中有此議論今日南儒之言非始爲之言 ○副學申欽校理崔尚
重修撰洪遵啓景偉之疏蓋備陝川高靈之間也朴惺宗非一派而浮議肆欲假托公

論陷擠士流前後一轍云云○大匡奇自献啓人之以成渾爲殺崔永慶者以成渾負一世重望其言必行而一不陳救之故疑其心而乃有此言此春秋誅意之法也匡府處置黃慎之辭曰三峯之說初出賊招閭巷喧傳遂以三峯爲永慶別号云當初賊招所出乃吉三峯也非崔三峯也今乃直曰崔三峯而永慶之死有所疑似當死之意也且曰拿鞫者出於兩南監兵使之狀啓是當其時適言自唱自和而豈非其時狀啓之罪哉且曰下天罔極渠固難逃之教云有若永慶之罪由於 上教而非其時用事者之所爲至乃殺士之事欲令君父而當之云云 答曰崔永慶事其時梁千頃等進告矣○持平尹義立啓論渾之罪目以搆殺人所不服責以不救渾亦無辭云云 日月錄曰當時群小初搆以和書乎自上下其不然到今則搆殺處士爲罪而猶曰不救其死日後漸加小人陷人之術蓋次第浸潰之耳 永慶之死初不至論

死成渾固無可赦之事歸山之後永慶再鞫而死則見作山人寧有抗章言事之理哉

○壬寅春正月兩司請追罪前日再鞫崔永慶時臺諫○大憲洪履祥執義李效元掌令尹義立持平柳希壽金光曄等避嫌啓首事之罪一出於鄭澈討罪之典已加於朽骨至於成渾從無一言而不救其不救之罪有不可赦但以不救與構殺同科則渠亦不敢故止請再鞫臺諫之罪今承聖敎偲切不須察爲敎臣等不職之罪大矣云云大諫鄭光績司諫姜籤獻納崔忠元正言李光燈等避嫌同 答曰崔永慶作鄭澈素性小人澈之磨牙鼓吻信然傍伺益未嘗一日忘逆獄起抵掌崔羅始爲使其黨告之終爲使其黨論之永慶之死澈必置酒高會矣澈之姿行至此以成渾爲之主也渾乃澈之分身澈雖已伏辜其無一澈乎舍其魁只論枝葉此所謂網漏吞舟偲切足察也削奪前日臺臣李洽具宬李尚吉故大諫李海壽故司諫李廷立

追削 上曰其時兩司長官尹丰壽李海壽海壽最邪毒腹蛇其性殺永慶之論
定是此人所爲言于兩司鄭光績啓并削奪緣啓〇大諫權憘司諫鄭輅獻
納崔忠元正言李允瑩權泰一等執義李效元掌令朴震元姜弘立持平宋
錫慶等副學尹暾應教朴而章姜籤等啓成渾官爵追奪事憘效
元等連啓 答曰公論如此依啓牛溪已於戊戌辛丑家至是追削乃壬寅
二月也春坡錄曰小人之鑿空騁舌構毁之慘未有如此者發原於仁弘反覆於自獻乃
後洪履祥鄭光績等倡而鼓之至於憘效元等出而竟成其計慘矣甚矣當初
灣上奸人以傳釋等語讒之於上 上心既有慈母之惑則到今不明爲宣教勢
所固矣而 聖心追仇得此数語而益驗前讒而不疑在下者豈不知前後被誣究枉
之由樂爲乘釁之計耶〇領相李恒福上劄欲救成渾劄未上淸州朴以儉希

上疏遇晷席之說有曰識渾之門生尙保官爵鄭澈之腹心亦占台銓云云恒福乃進以李德馨拜領相日月錄曰恒福旣逮記永慶獄事首末發明澈之心跡有曰當時有韓孟之大言當初以鄭澈爲搆殺永慶已是艱難做得今乃以牛溪爲搆殺天下寧有是事云云孟之浚謙字也蓋恒福得西人之目則當時受詆固其勢也而如韓浚謙之公論亦南中人絶無者也獨惜其時之賢宰如李德馨李元翼等倘使一言則君上之回心必異於恒福而終以寥寥豈竟議之居使其此等戮於白玉乎○時議以李恒福與鄭澈親厚右相尹承勳構而攻恒福與鄭澈不至親厚云朴云章啓恒福與鄭澈親厚方攻恒福右相尹承勳若非親厚則至於謫時何以詩相贈乎其詩曰生涯辭罕外心事弼雲同弼雲即恒福別号也憲府劾承勳欺罔君父沮抑淸議大諫權憘司諫鄭轂等以爲承勳

所失不過言語云〻承勳呈辭免日月錄曰蓋承勳名南人故憘等救之
此南自南北自北之時也　寬前諫官李成錄趙翊閔有慶等劾奪前大諫黃愼
先是贈永慶大臣特贈崔餘慶戶議除文景虎松羅察訪餘慶永慶之弟也
吏曹啓永慶之子奉永慶祀者不堪飢餓當以職除之云〻崔弘言社稷參奉　湖
南前參奉崔弘宇進士金佑成羅德潤等疏請伸寃鄭介清李潑柳夢井
曹大中等
成渾字　号牛溪又自号默庵聽松之子官參贊壬辰追奪癸亥反正後
伸雪贈議政謚文簡從祀文廟年十七俱中進士初試病不赴覆試自此絕
意舉業專精學文或謂先生嘗赴場排闥爲賓使舉子由之以入心恥之不復
就云○栗谷曰若論見解吾差有一日之長操履篤実吾実不及　栗谷謂先生

曰君今七承召命何不一謝先生曰自古安有指病臺無能如我者乎○栗谷曰昭
烈以諸葛爲人物最若使孔孟同時則安得爲第一人乎今世人物耿然召命安得
不下手君乎○思菴聞牛溪入城喜曰吾王不亦爲宜豪傑主乎密ゝ結網得牛翁
來矣時以爲美談○晴翁漫筆曰栗谷牛溪及吾先子同會進士李希參家設酌召妓
以名娼與焉將行酒發歌牛溪遽起座上無敢挽止蓋以不能從聲爲法云○辛
巳以宗廟令力疾詣京 上遣醫賜藥先生在京不受祿 上別賜米豆轉拜
執義尋正固辭而歸 上疏言時政 上曰予當省察但盡革国制而更張之難
矣今注書大讀三公六卿有假寐不聽者栗谷歎人間不可無此等議論只
一讀亦快爽也○癸未除吏議賜銀帶一圍及至三司論栗谷也先生陳疏
答曰疏辭激烈使奸邪破膽信乎君子一言爲国輕重也特除吏參時有一士

見先生毀栗谷先生徐曰吾與叔獻生當同罪死當同傳其人失色而去是年
還鄉李陽元作詩云歌罷紫芝成底事牛溪處士走還山○己丑先生辭職
歸鄉時汝立獄起先生既曰汝立十年前訪臣于坡州幾至三四請向至甲申而止云云時偉
相煽蜚語禍機已迫先生辭歸太學抗章請留不報自是徵命不復下○壬辰之
變先生自念本起山野方被虎目國雖有急義不可輕進乘輿若西行當哭迎路
左俄而遽決去邠西狩官路抵家二十里馳至臨津車駕夜已渡矣江津阻絕亂
兵梗路痛哭而還避兵于峽中赴光海召旋詣行在○魯西集曰時有倭釁
沙溪曰既有變先生何以處之先生曰吾本在山野非當死有官者古人如江萬里輩曾
不赴亂吾亦竊擬於心云云仁弘劄曰王蠋萬里死矣某亦死乎云云是不然吾
君尚在國脉猶存又無燕將之逼元將之迫則揆之以義其可死乎○李弘老

讒誣事見上○甲午忠伯李廷龜啓曰請從顧咨和議大攻先生與柳成龍入對陳不可不奏請之意且救廷龜　上震怒傳曰朝廷皆爲渾邪說所誤仍俞榜示朝堂先生無以自明屢上疏不省其臺諫金宇顒等相繼請罪○先生戊戌疾革曰得罪君父事未白死不瞑目○澤堂雜著曰牛溪奉審靖陵目見不忍言狀則直欲滅死之不暇曰不言和可也學甬進言重被罪責可爲嘆惜　庚子仁弘使門客文景虎疏論牛溪松江構殺崔永慶削奪先生官爵仁弘嘗著永慶行狀有曰永慶臨死謂尹光啓曰吾與成渾絶交被禍至此然則指吉三峯爲永慶果不出於成渾等云云光啓未嘗有繫獄之事且與永慶無一面之分厥後仁弘曰到今聞之誤也當刪改云云其後使其門客文景虎上疏邀光啓名而其言則全用之措辭皆類此○魯西集曰己丑之變羣壬以爲栗谷門人

所誣至欲罪先生而元惡反逆狀彰露群小自敗不創其誣賢儒惡之爲自家禍根
乃反疾視松江及先生欲免其儒惡之罪遂并與汝立而伸之以逆族之獄爲士禍以
松江爲逞憾耶正立易黑白變置○初汝立獄起先生謂秋浦曰汝聞吉三峯之
說乎永慶孝友尚氣節但不學且不善處而已豈有從逆之理乎秋浦言于完
豐曰此人負一道重望豈可以亂言罪之乎事得寢後因洪汝淳啓辟亂逆之
黨被拿死秋浦陳其獄曲折而適奇自獻代之啓曰黃愼以殺士之名歸之君
父云云 仁弘誣以牛溪殺永慶又訐壬辰在家不陪大駕云 上已不悅於松江一
隊遂下奸渾毒徹之敎安邦俊疏曰構陷牛溪松江仗君父之峻旨爲拔身之
邪謀者仁弘汝淳弘老自獻四賊也盖兵燹之後稗葉無存日生新語至有史官
一人追書於冊前發成鄭澈告之則修撰鄭汝立死之眩以己丑逆獄爲僞人心巧

陰至此 上意安得不妄是哉○牛溪松江事前後被黜人李恒福尹斗壽李海壽黃愼
李洽具宬李尚吉尹民逸申欽崔尚重趙希輔呂佑吉等也前後論啓人柳成龍
金宇顒鄭仁弘奇自獻洪履祥柳希春尹義立李效元朴震元姜弘立宋錫慶
尹暾李爾瞻柳潚洪奉先崔喜男朴健權憘鄭穀崔忠元李允謹權泰一
朴而章姜籤等也儒士則文弘道朴惺文景虎李德亨皆弘之門客也○青
野漫集曰己丑汝立獄後松江甞訪溢世并及於牛溪牛溪子滄浪文濬與晩退申
應榘諸人依違仁弘以優牛溪之禍全歸東人之惡於松江故滄浪與於爾瞻時遇
仁弘門徒曹次石於路下馬問先生安否先生即指仁弘也金文元移書於滄浪及申
公責之魯西集曰坡門急於伸寃而語陜秋江處則不敢盡言未免苟且之失海
平諸長之論以爲不能并伸松江則不如不爲而待後也然則然矣獨以坡門所執世間事

不能逆睹癸亥之日月則汲汲伸寃亦不可得已也不當歸之咻禍變態也市南之論亦如是云又曰是時虎禍方深欲伸松江則將并與牛溪不得伸矣故坡門之議亦勢之使然也秋浦屢疏請伸師冤且屬李公德馨曰牛溪之冤相公不伸則他何望乎云云獨爾瞻室難調柔故秋浦及韓士仰諸以俯仰而已若謂歷數松江之失迎合爾瞻云則非其實也又曰癸亥反正牛溪則三月之內即伸秋江則甲子秋始伸只爲一冤乎所持雖猶如此則庚戌之不得并伸從可知也又曰鄭畸翁於坡門則惡之之至滄浪楸灘喪後不一哭尤庵與芝村書曰畸翁鄭弘溟有惡答坡門之長書鄭晏叔寢入集中美村極力刪去愼齋大責晏叔曰尊叔集可碎板也西溪集曰尹吉甫李草廬嘗同宿吉甫忽曰沙溪之門無弘溟則道益存草廬弟維謙應聲曰牛溪之門無文濡則過益寡吉甫批維謙頰極猛曰濫矣草廬失色維謙

若將相報尤齋解之曰吉甫醉矣不須較也魯西集畸翁諸輩論坡門極以爲駿若非坡譜之勘於愼老之座則殆難收拾矣春坡嘗謂宣峯曰連山之論比前大廋君之切也余謂愼老御鑑公平寀於坡譜參諸癸甲錄即解前疑而家之大幸也○趙秋浦既曰兩臣賢否不難知也陷李珥者汝立也陷成渾者仁弘也兩臣門人著名者趙憲金長生吳允謙李貴黃愼等其他行已有法修身潔行者亦自不少柳溭之言祖述汝立仁弘之餘論也以嶺南一道言之初則同然其後公論頗行稍有開悟者蓋鄭逑則謂兩臣爲儒賢張顯光則尊慕無間鄭經世初則隨其土俗不免輕侮之其後頗自覺悟常尊称之以此觀之其有賢名者皆慕此兩臣也特其迷溺之甚者猶不變也　定齋集曰醜正之徒自有門户獨怪夫此輩之所嘗推慕名儒碩輔若鄭逑張顯光李德馨李睟光之尊信兩賢

班〻可考而并掩而不擧惟應溉鋒仁弘爾瞻之說則固執獨守甘爲背
其沙門善神而不辭是其天賦獨無羞惡一端耶愚伏末年悔悟曰吾見
吳汝益鄭時晦而知牛栗之不可毁也蓋汝益允謙字時晦曄之字也李效
元在臺閣隨人論成文簡末年大悔遂爲定論君子多其心公勇於從義也
○景廟辛卯嶺儒朴萬源疏金弘錫輩附於尹宣擧父子而醜辱宋時烈今
推上一層以爲時烈詆侮宣擧外祖先正言成渾云云先正李珥與成渾道義
相許況時烈以李珥之嫡傳而侵斥李珥同德之賢乎弘錫輩以爲詆侮云者
不過曰差殊規若是班識有間數三句之語此本非訾毁之言亦非時烈之言
乃其師文元公金長生及文敬公金集之言也時烈誦其師說而已至於壬辰和
議成渾不幸當之此出於權宜成渾亦未嘗募一義自處形於文字於此致

疑何居於尊尚之道而近似誣衊也弘錫只欲為宣擧父子驅時烈於悖孫辱祖
之地云云文濤則乃其賢門胄子士流擯人也媢譽賊臣立身已敗其親洽次不諂附
仁弘之伏金長生之詳錄先正金尚憲之所親傳也云云
鄭澈字季涵號松江金河西門人領相寅城府院君謚文清○宣廟甲午追
奪 仁祖甲子伸雪○公伯姊為仁宗貴人公幼出入東宮 明宗為大君仍與遊情篤
及公登第為臺諫景陽君以罪繫獄 明廟囑曰吾兄將死請寬之公竟不奉旨
○五山小說曰松江為吏部郎中鄭公芝衍為員外其後辛巳鄭公位昇軸松江贈詩
曰塵中豈識今丞相醉後猶記舊佐郎 芝衍為相松江按節湖南辭於右相曰南
徼戎事方殷某以白面書生豈其任乎芝衍曰議者以死節許令公以令公苦節何
往不可公笑曰功名富貴相公為之獨以苦節委一鄭某某何以堪之時稱名言○癸未

三西姦故栗谷是庵也公啓宋應溉等三人極言栗谷道其子忠孝特筆逐勳公

上曰鄭澈言直故見憎於人其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名所謂鷃班之鶚殿上之虎

也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甲申拜大憲請赦應溉等 上曰此輩亂朝廷

在法固赦此言幸而出於卿口予姑容之○公爲金伯重峯特爲都事與李潑

金宇顒遊始信毁公之說即移病將去公介於牛栗兩先生願與同事既而交

義日密重峯曰吾始幾失公矣○丙戌重峯伸松江疏曰潑於澈有執友之

禮而乃凌澈澈有長鬚潑乘醉戲拔澈即有詩曰數介長鬚君拔去老夫

風采便蕭條厥後對飯潑有悖慢語澈唾潑之面而起云云○己丑獄起時有

飛語廷臣內應云其汝立親厚人無不惴惴公入城創言朝臣之交親逆賊不

過好不知其惡而已天下安有兩汝立乎 李貴謂辛慶晉吳允謙鄭曄曰逆

賊出於東人治獄一事自 上委西人西人中位望高重者只有松江松江雖有清名
雖操力量不足不能鎮定浮議則此西人無窮之禍遂往謂松江曰汝立輩亡
師附時議西人常懷憤今爲逆西人雀躍東人喪膽設令公處事十分無欠
自東人觀必不備意公知此乎松江曰君言正如吾意未幾松江代彦信爲右
相仍爲委官獄事漸蔓延不能鎮定李貴極言時事乗張松江掉頭曰
君之前言極是此輩非吾所能鎮定嗟嘆久之○辛卯公爲李山海所欺陳達
建儲策 上怒罷相臺啓遠竄儒生安德仁尹[illegible]弘等疏詆公誤国 上问
何事爲誤国對曰沈于酒色 上曰酒色豈爲誤国乎即命出去○壬辰去邠
上住松都父老請召用公 上即命赴行在癸巳以謝叔復三京赴京囬以體
察使卒於湖南○甲午因權愉疏金宇顒鄭經世等論鄭澈搆殺崔永

慶陽救陰擠云云鄭曄尹昉申欽李睟光朴東說辛慶晉李時發等立
異引避嫌遂追奪公官爵 魯西集曰松江嫉惡如讐乃素性也及當己丑獄
乘醉放言有若快意者然永慶癸未以後嘗曰朴淳鄭澈畢竟然後乃可爲云云及
鞫永慶時松江乘醉以手畫頸曰彼公欲斫吾頸如此云云其入告救解之言人孰
知而信之其救李潑啓曰朝紳之交親逆賊不過好客而不知其惡天下豈有豈汝立
手救白惟讓啓曰經幄出入汝立已是大變豈有兩汝立手救鄭彥信啓曰宋朝
未嘗殺一大臣思學可尚救崔永慶啓曰居家孝友嶺南士流推獎云云逮夫建
儲之議罪狀松江遂出 上旨自 上深惡松江而不得其實自下深惡松江而不
得其辭乃執崔永慶爲言是松江以建儲獲罪而以殺士爲名也於是永慶之論大
張洪汝諄欲免羅密啓之責遂誘三峯之說偏於千頃請拿嚴訊使之引松江

而後已童孺亦知其誣○白沙集曰松江爲委官余爲問郎松江曰余得救崔笑與柳而見仍同啓矣余見西崖極言崔寃不可不救柳曰如我者何敢救云松翁其欲救解溢於辭色今以松翁搆殺者已是艱難做說而乃以牛翁搆殺者天下寧有是乎李延平貴爲西崖召募官一日西崖曰松江殺永慶之事甚寃延平曰小人其時在牛溪門下松江大醉來牛溪迎謂曰大監受重任治獄事奈何醉乎松江曰吾見小人故泥醉以滅憤耳鄭彥信賜死回啓或龍護託於我今此永慶渠稱已黨欲借救啓則假病情狀如見瞞肝云云西崖笑曰其時吾適有病矣○沙溪曰好公者退溪栗谷牛溪也惡公者仁弘汝立山海也欲知公盡觀於此白沙曰松江半醉時抵掌談論謹之若天上人豈俗子所能彷彿哉遲川曰吾未見松江以白沙高眼欽服如此可想其風采也○公有一見

己巳頃於杖下妹夫桂林君削髮爲僧而被誅況眞之托蓋出於阮籍之詐也遇父母忌一月斷飮爲関東伯製関東別曲樂譜絶調也又思美人曲續思美人曲以寓愛君憂國之懷又製將進酒　子宗演泓演起演

附朋黨源委

宣廟朝東西分黨又分南北黨至 仁祖朝西人又有老小之漸 肅廟朝遂成
老少黨○艮齋沈義謙即 明廟國舅沈鋼子也初李樑專權欲害尹斗壽等義
謙承密旨勸樑黜之有扶護士林之功爲前輩所推許省庵金孝元即南冥
門人也未第時與尹元衡婿李肇敏相親時義謙以銓郎因公往元衡家見書
室有孝元寢具心鄙之及孝元登第有時望年少一隊翕然從之義謙極詆
元銓薦孝元作義謙戚屬沈居壯義衕金居駝駱峯扶沈者謂之西扶金者
謂之東松江鄭澈思庵朴淳黃岡金繼輝栢潭具鳳齡梧陰尹斗壽月汀尹
根壽藥峯李海壽青蓮李後白拙翁洪聖民白麓辛應時西村張雲
翼果齋尹暹西坰柳根芝川黃廷彧白沙李恒福等即西也草堂許曄

東岡金宇顒鵝溪李山海蘇齋盧守愼西崖柳成龍鶴峯金誠一東岩李
潑坡谷李誠中丹崖李敬中德溪吳健梧里李元翼漢陰李德馨藥
圃鄭琢北渚金瑬松窩李墍秋巒禹性傳斗岩金應南雲篔裵南榮夢
隱崔鐵堅晴峯尹承勳恒齋鄭宗榮承旨姜緖守愚崔永慶及洪汝
淳鄭仁弘鄭汝立等即東也栗谷李珥欲調劑兩間言于盧相守愼遂白兩黨金
沈補外許篈宋應溉宋謹元劾栗谷時牛溪疏救栗谷　上優批應溉等
竄而已栗谷卒松江退歸俱去朝時西人嘗困於東朝象益潰時人設謀攻
栗谷不已者汝立及柳永慶洪汝淳李潑等也己丑汝立謀逆死李潑李洁辭連
及鄭彥信鄭彥智竄死金宇顒竄崔永慶瘐死獄中時松江爲委官○辛卯松
江爲山海所欺遂請建儲策忤旨竄壬辰西巡召還遂松江李山海以誤國竄柳成龍

以主和羅○癸巳還都柳成龍還拜相鄭經世金字顒等論鄭澈誣以殺崔永
慶之罪追奪官爵○甲午牛溪以和事忤旨退歸丁酉鄭仁弘唆朴惺疏詆成渾與李
珥爲奸魁搆殺崔永慶云云辛丑又唆文景虎疏誣成渾殺永慶遺君負國之罪極矣云
奇自獻洪復祥鄭光績權憘李效元等啓追奪成渾官爵○青野漫集曰李潑
初與柳成龍有隙柳一隊金誠一李誠中李德馨爲羽翼潑一隊鄭汝立崔永慶鄭
仁弘爲羽翼及至仁弘與成龍爲仇敵始有南北之分矣○荷潭錄曰 宣廟辛卯李
山海主論鄭澈罪金睟議于禹性傳性傳執不可洪汝淳劾性傳南北之論始起
邊者目爲北山海南瞻也優者目爲南成龍性傳也壬辰山海汝淳竄西厓亦
罷尹斗壽爲相癸巳成龍還拜相甲午金字顒李墍奇自獻論鄭澈殺永慶
罪鄭曄申欽李時發等議不合引避邊時議大変金瓚南鄭琢相繼入相

乙未鄭琢請放山海從之臺論琢進人謂請放山海之赦而西崔之意云南北之死尤甚李元翼為相南以恭金藎國欲逼李慶全清望鄭經世執不許戊戌下丁應泰誣 上欲送柳成龍成龍托病李爾瞻欲劾之李憲國鄭弘翼等不從引避 上逐憲國等而是爾瞻甚臺論劾成龍己亥南以恭金藎等劾洪汝諄又分為大小北主山海者為大北主金南者為小北蔡謙吉閔夢龍等劾金南罷庚子李元翼遂奏成龍事且言不可用任國老國老山海黨也崔鐵堅劾元翼進山海復為領相與汝諄爭權至洪者為骨北主李者為肉北爾瞻劾洪 上兩黜之爾瞻汝諄慶全等劾奪西人滿朝山海爾瞻遂有疑貳之心密附光海引進鄭仁弘為山林遠外之援辛丑仁弘使文景虎誣成渾殺崔永慶 上是之黃慎爭之盡逐吏曹壬寅柳永慶為吏判乃小北領袖也臺論成渾

追削權仁弘大憲俄拜柳永慶領相遂秉朝柄○日月錄曰沈金之時只

有東西栗谷思庵之亡而西人常困於東人己丑之變東人多死於逆壬辰之亂西人受困

於東者皆仗義討賊高敬命金千鎰宋象賢趙憲特其著者然而東人愈熾自相

攻擊己丑之前山海主李潑而為北成龍主禹性傳而為南東号遂絶其北人轉盛又自

分党爾瞻仁弘爲首李慶全金大內奇自獻洪汝淳為大北柳永慶金藎國南以恭柳

希奮朴承宗等為小北昏朝初永慶死而希奮弄權故小北之勢不衰然大北

最强故各立門戶又自分張李濱鄭昌衍以救鄭蘊爲中北又有清北濁北骨北

肉北之名盖 宣廟晩年惡朝士之貪權更進迭退而小人之得志始於辛丑壬寅間奇

自獻鄭仁弘等及永慶秉權害甚前日永慶死而弘瞻卒生於廢母而主亦隨亡

所謂大北無餘自中北以下諸党或附小北或投西南今存者三色云○於于野談曰

鵝溪李山海遇南師古班荊坐論師古西指鞍峴東指駱峯曰他日朝廷必有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其後各散鞍者革而後安又在城外其黨多失時必因時事之革而後興後必磨滅云云其後西黨多失時沈義謙輩因恭憲王陟遐而大盛鄭澈輩因逆鄭賊之變而興尹斗壽輩因値播越之變而興又有如干人因今上初年而興東黨分為南北大小骨肉之號其言皆驗○續雜錄曰萬曆壬午間里謠曰乱国者東人亡国者西人只知東夷西戎而患之近見時事東人為北而乱国西人當國而辱國無乃是耶 仁祖反正後金瑬輩務為調劑策崔鳴吉秉銓南以恭拜大臣至臺論其不合金瑬以年少名流為明黨而老西少西之說遂合上怒貶俞伯曾朴炡羅萬甲于外張谿谷以救三學士亦補外是為西人岐老少之漸也○遲川集曰 宣廟辛丑間有尹西申西之目 仁祖反正初有清西功

西之目又己巳間走西少西之目少西謂朴炡羅萬甲俞伯曾權濤鄭弘溟姜
碩期之流也○南溪記聞曰我朝朋党之禍自 宣廟乙亥至光海壬戌五十年爲
東人時自 仁祖癸亥至 顯宗己丑五十年爲西人時其末之禍東人在戊申之日以柳
金陽永慶心主永昌李爾瞻力扶東宮一立一落而成故其禍之極而在上易国西
人在於己丑之初以李完南厚祿力主湖西金潛谷堉心護漢西勢相敵累世而後
成故其禍之極在下而易局○肅宗甲寅宋尤庵以己亥服制事被竄尹鑴
許穆之輩進用南人滿朝庚申逆豎獄鑴等誅死南黨見黜尤庵放還
西人又進用己巳坤殿遜位庚申獄翻案削勳金益勳李師命杖殞尤庵
及文谷金壽恒賜死權大運睦來善金德遠爲三公南党復職甲戌 坤殿復
位閔黯趙嗣基等誅死尤庵復官爵 辛巳 坤殿昇遐禧嬪賜死沈檀吳

始復柳命天等竄自是南人屛黜西人進用遂用老少之黨
庚子金錫胄錄勳金益勳李師命追錄辛酉監試空卷告變所告南人十三
家也金錫胄使金煥探偵壬戌煥告許堅許瑛伏誅金益勳兒房密告
金益載告柳命堅拿鞫無驗遂斬翊載○黃江問答曰庚申獄黑水輩謂
鐫被士禍視淸城猶袞貞也尹拯是權偲壻以淸城爲禍魁及尤庵放還
曰淸城不無衛社之功拯乃大驚遂反尤庵時其論方張請金益勳加律諸
名賢於尤者皆附於尤遂爲老少分歧○右相金錫胄進白 上敎曰東西
分黨已有痼疾今自中又分黨趙持謙韓泰東皆罷職吳道一朴泰維補
外朴玄石世采疏斥金錫胄金又箚斥彼此轉激朝衆不佳○戊寅丈岩鄭澔
疏論尹明齋 上嚴批自是凡爲宋之疏不爲開納右尹者獎許之己丑以尹拯

爲右相乙未權遂菴尚夏以柳奎疏請去家禮源流序文事上疏作之 上嚴
批權尚夏罷職鄭澔遠竄大臣金昌集李畬皆出城丙申命入明齋辛酉
擬書覽後有儒臣權尚夏大臣金昌集李畬召還之命去羨村明齋先正之
号奴還贈謚建院之名致祭華陽祠○自 肅宗庚申後西人歧爲老少己巳
南虎進甲戌南虎黜西人復進少論當局至戊寅 上稍用老論辛巳禧嬪
賜死時老論當局奉 聖旨少論主全恩之說至 景宗朝少論又當局自
辛丑以後老虎禍轉成忠逆案 景宗壬寅三月睦虎龍誣獄起聯劄大臣
李頤命金昌集李健命趙泰采賜死○羨村明齋復官贈謚尤菴祠院
恩額并撤 英宗甲辰虎龍一鏡伏誅四大臣復官贈謚建院詔宥爲
尤菴被罪人還揭祠院恩額

戊申逆獄平後一鏡追正大逆律弼夢弼賢等處斬李明誼柳徠杖斃○

乙亥逆志逆徵伏誅師尚就商鏡疏下諸賊并輝肴追施逆律李光佐

趙泰億崔錫恒并追奪○當宁丁酉致祭華陽院追奪羡村明齋官爵

又還給

宣廟駐龍灣時有詩曰朝臣今日後寧復更西東　肅宗嘗有詩曰從

古禍人國莫如黨比酷東西後標榜老少轉橫圻公道時論喪私心自保着須知殷

鑑通終始竭忠力甲戌用左相朴世采議依大誥作敎文以破朋黨之意布告中外

○景宗初年校理趙文命疏曰今日國家受病朋黨是已此邊豈皆君子彼邊豈

皆小人又曰黨比之禍賢邪顚倒若漢之南北部宋之元祐熙豐是也惟今之黨不

然陰陽黑白無甚分別擧一黨盡用未必皆賢擧一黨盡棄未必皆悪將不

得已參用兩邊則范忠宣調停之論又未免苟且終莫如建極之道云云

英宗庚申釋負之教還收後須教文畧曰溟明樹亮国勢綿綴箕疇蕩

平實所服膺迺臣不寧聽予邈邈蠻觸紛拏視国秦瘠獨憂社稷

寤寐亙髮嘆釋負初心殆堅鐵石慈懷孔懺教諭謹懇 抑志奉承臨位

有醜廷臣相勉咸曰不咈建極立經永佑燕翼云云 大提學吳瑗制教進

丙子從太學疏宋文正時烈宋文正浚吉從祀 文廟甲申時教曰予於儒臣

朴世采有曠世之感特擧從祀 文廟之典